

同

聲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三卷 第十一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

求是月刊

每册國幣拾伍元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發行

創刊號目次

- 發刊詞
- 夢想之一
- 新海軍精神
- 論學校軍事化之必要
- 青年病型
- 淮域形勢與中國歷史
- 將將將兵與將民
- 物質和能
- 談談鋼筋混凝土
- 中國畫與西洋畫
- 冬之音樂
- 記者一日
- 荒雞警夢室隨筆

- 龍沐勛
- 知堂
- 姜西園
- 龍沐勛
- 紀果庵
- 李長傳
- 隋岐周
- 王天翼
- 何一景
- 鄭秉珊
- 錢萬選
- 王橘
- 龍沐勛

第一卷 第二號 目次

- 求才與養士
- 求是與真知
- 現代教育的估價(上)
- 說派頭
- 鄭成功之生平
- 樂壇懷舊錄
-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 看忙樓詩話
- 清末的愛國歌
- 梅與文學及繪畫
- 漫談攝影
- 小學教師的生活片斷
- 記龔永增
- 重振婦女道德
- 龍沐勛
- 黎國昌
- 胡道維
- 紀果庵
- 李長傳
- 龍沐勛
- 王振之
- 嚴士弘
- 錢萬選
- 鄭秉珊
- 黃劭之
- 江秋萍
- 陳振之
- 章建明

青年園地

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十一號目錄

專著

宋詞選釋續

彙輯宋人詞話續

窈窕釋迦室隨筆續

藥雨談畫

散文

秋晨慈幼院記

泗縣名宦汪公祠記

俞陸篔

映庵

映庵

方若

吳向之

李宜憫

李楞莊先生傳

錢萼孫

靈壁蘇東坡祠記

張江裁

韻文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迂園一首 映庵三首 孟劬一首 拔可一首 娟淨二首 鶴亭三首 枝巢二首

伯治一首 劍知二首 仲聯七首 榆生二首 清士四首

遺著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五

丁日昌

海日樓書畫題跋

沈曾植

海日樓書法答問

沈曾植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陸雲

劉過

賀新郎 懷舊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尙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聲顫。燈暈冷。記初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鈿狼藉。淚痕凝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深酒淺。但寄興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上闕。起結二句。當老去而回憶初逢。則昔年之東京夢華。事事皆堪腸斷。況在秋燈客舍中耶。下闕。代伊人寫懷。殢酒調琴。藉作排愁之具。結處自感。與楓葉荻花。同其淒韻矣。

前調

多病劉郎瘦。最傷心、天寒歲晚。客他鄉久。大舸高帆何自至。本是高陽舊友。便一笑相歡攜手。爲問武昌城下月。定何如揚子江頭柳。追往事。兩眉鬪。燭花細剪明於晝。喚青蛾、小紅樓上。殷勤勸酒。昵昵琵琶恩怨語。春筍輕籠翠袖。看舞徹金鈿微溜。若見故鄉吾父老。道長安市上狂如舊。重會面。

幾時又。

他鄉遇故知。開尊話舊。排悶徵歌。以及惜別之懷。當時情事。振筆寫來。性情自見。不僅才氣橫溢也。

念奴嬌 自述

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着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天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壁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蒹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

盡道休官好。而林下曾無足迹。上闕功成歸路二句。洵警世之語。十年誤盡虛名。作者蓋深悔之。彼黃金白壁。榮利場中。自有人在。但未可語蒹鱸江上之客。故以自述標題也。

唐多令 再過武昌安遠樓。歌姬黃氏女乞詞。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

勝地重經。舊情易感。況二十年之久。故友凋零。新愁重疊。人何以堪。結句。感喟尤深。章良能所謂舊游可尋。而少年心難覓也。

水調歌頭 春半

春事能幾許。密葉著青梅。日高花困。海棠風煖想都開。不惜春衣典盡。只怕春光歸去。片片點蒼苔。能得幾時好。追賞莫徘徊。雨飄紅。風換翠。苦相催。人生行樂。且須痛飲莫辭杯。坐則高談風月。醉則恣眠芳艸。醒後亦佳哉。湖上新亭好。何事不曾來。

容易春殘。及時行樂。使筆如舌。純以氣行。不在造句之工。王簡卿侍郎。稱爲近世所無。改之爲稼軒客。人謂其詞多壯語。蓋學稼軒者也。

沁園春

斗酒纔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與林和靖。約坡仙等。勸駕余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慙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崔巍樓觀開。況一澗縈洄。東西水繞。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改之在風雪中。欲詣稼軒。久寓西湖。未能一往。因作此詞以自解。借蘇白林三人之語。往復戲詞。逸氣縱橫。如宜僚弄丸。靡不如意。雖非正調。自是創格。

前調 美人指甲

味 詞 選 釋

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污。假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鑷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傅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遍闌干。每到相思。沈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間。

以龍洲才氣雄傑。而爲此側豔之詞。亦殊工整。皓齒朱唇三句。尤爲傳神。近人作美人形況詞者。皆倚沁園春調。以工切爲能。此詞乃江源濫觴也。

醉太平

情深意真。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箏。寫春風數聲。思君憶君。魂牽夢縈。翠綃香煖雲屏。更那堪酒醒。

宋子虛稱改之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爲天下奇男子。若此調之綿麗多情。唐多令之低回善感。頗與畫眉天仙諸詠相似。不僅能作豪放語也。

小桃紅

曉色紗窗靜。戲弄菱花鏡。翠袖輕勻。玉纖彈去。小妝紅粉。畫行人愁外兩青山。與尊前離恨。宿酒醉初醒。笑記香肩並。暖借蓮腮。碧雲微透。暈眉斜印。最多情、生怕外人猜。拭香津微搵。

原注云。在襄州作。詠美人畫扇。詞中惟行人青山二句。係詠畫扇。下闕純詠綺情。與詠扇無涉。花庵詞客云。人謂其詞學幼安。如別妾及小桃紅調。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

賀新郎

曉印霜花步。夢半醒、扶上雕鞍。馬嘶人去。嵐濕青絲雙鬢冷。緩控野梅江路。聽畫角吹殘更鼓。悲壯寒聲撩客恨。甚貂裘重擁愁無數。斜月白。照離緒。江樓回首家何處。早山遙水闊天低。斷腸烟樹。誰念天涯牢落況。輕負淡烟疏雨。記酒醒香消時語。客裏歸鴉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應憐我。翠眉聚。

上闕極寫曉寒旅行風物。情景兼到。離緒句。引起下文。下闕言離緒。而天寒客況。從翠眉人語中傳出。更見情致纏綿。龍洲爲一時名手。以上四調。皆句意並得。周艸窗所選絕妙詞。未免遺珠。

嚴仁

水龍吟 題盱江偉觀

城頭傑觀嵯峨。層闌下瞰蒼龍脊。鏤珉盤礎。彫檀棟棟。玲瓏金碧。華子岡頭。麻源谷口。神仙窟宅。道至今清夜。月明風冷。常隱隱。聞笙笛。翠壁煙霞縹渺。更寒泉飛空百尺。數峯江上。孤舟天際。夕陽紅濕。拂拭塵埃。浩然長嘯。跨青鸞翼。向鳳岡西望。遙釃斗酒。醉文章伯。

先就偉觀之建築。及地望仙蹤。次第寫來。應有盡有。筆亦朗健。下闕。氣局展拓。數峯三句。寫景渾成。夕陽紅溼四字。尤佳。結句。乃爲山下故友之墓而作也。

鷓鴣天 閨情

高杏枝枝出短簷。垂楊裊裊蘸池塘。文鴛藉草眠春晝。金鷓吹波弄夕陽。 閑倚鏡。理明妝。自翻銀葉炷名香。鳴鞭已過青樓曲。不是劉郎定阮郎。

詞爲閨情而作。故文鴛金鷓等句。寫景妍秀。與題相稱。下闕結句。有過盡千帆皆不是之感。宜其倚鏡焚香。不勝悵惘也。

南柯子

柳陌通幽徑。瓊梳啓翠樓。桃花紙薄漬冰油。記得年時。詩句爲君留。 曉綠千層出。春紅一半休。門前溪水泛花流。流到西州。猶帶別時愁。

花殘留句。有長毋相忘之意。曉綠二句。狀殘春景物頗工。結句。含情無際。尙有一落索調。結句云。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杜月渚謂次山詞。極能道閨閣之意也。

菩薩蠻 雙溪亭

征鴻點破空雲碧。丹霞染出新秋色。返照落平洲。半江紅錦流。 風清漁笛晚。寸寸愁腸斷。寄語笛休

橫。只消三兩聲。

返照二句。有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詩意。結句工於言愁。如聽巫峽哀猿之嘯。所謂不待第三聲也。

玉樓春

春風只在園西畔。齊榮花繁胡蝶亂。冰池晴綠照還空。香徑落紅吹已斷。意長翻恨游絲短。盡日相思難帶緩。寶奩如月不欺人。明日歸來君試看。

明鏡照愁。常語也。作者寶奩七字。古意深思。獨標新警。

一落索

清曉鶯啼紅樹。又一雙飛去。日高花氣撲人來。獨自嚮傷春無緒。別後暗寬金縷。倩誰傳語。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

黃叔暘云。次山詞。極能道閨閣之情。觀此詞後二句。洵如其評語。

鷓鴣天

一曲冰絃斷客腸。津橋捩柁轉牙樯。江心雲帶蒲帆重。樓上風吹粉淚香。瑤艸碧。柳芽黃。載將離恨過瀟湘。憑闌看取東流水。方識人間別意長。

以江心樓上對琴。離懷自見。以句法論。在晚唐律詩中。亦是佳聯。結處。東流水二句。雖從唐人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詩句脫化。而用其意作此詞結句。頗有遠韻。

前調

行盡春山春事空。別愁離恨滿江東。三更鼓溼官樓雨。五夜燈殘客舍風。寒淡淡。曉朧朧。黃雞催斷丑時鐘。紫騮嚼勒金銜響。衝破飛花一道紅。

鼓溼燈殘二語。渾成而含淒韻。結處二語。寫送別而以新麗出之。自非弱手。
嚴參

沁園春 題吳明仲竹坡

竹焉美哉。愛竹者誰。曰君子歟。向佳山水處。築宮一畝。好風烟裏。種玉千餘。朝引輕霏。夕延涼月。此外塵埃一點無。須知道。有樂其樂者。吾愛吾廬。竹之清也何如。應料得詩人清矣乎。况滿庭秀色。對拈采筆。半窗涼影。伴讀殘書。休說龍吟。莫言鳳嘯。且道高樓誰勝渠。君試看。迷濛雲氣。似渭川圖。

通首詠竹坡。一氣旋折。與稼軒龍洲相似。

劉子寰

沁園春

雲壑泉泓。小者如杯。大者如罍。更石筵平潔。寬容數客。淙流四激。環繞虛楹。三澗交流。兩崖懸瀑。噴雪飛霜落翠屏。經行處。有幽花碧艸。古木蒼藤。徘徊卻倚山亭。愛山水娛人若有情。見旁迴側轉。峯巒疊疊。欲窮還有。岩谷層層。仰視雲間。茅茨雞犬。疑有仙家來避秦。青林表。望烟霞縹渺。隱約鶯聲。

上闕詠泉源飛瀑。能曲狀泉石之勝。下闕。但寫山景。昔年行秦晉深山中。峯回路轉。百折不窮。仰見山民屋宇。參差出烟靄中。此詞能寫出之。

岳珂

滿江紅

小院深深。悄鎮日陰晴無據。春未足、閨愁難寄。琴心誰與。曲徑穿花蛺蝶。虛闌傍日教嬰武。笑十三楊柳女兒腰。東風舞。雲外月。風前絮。情與恨。長如許。想綺窗今夜。與誰凝佇。洛浦夢回留珮客。秦樓聲斷吹簫侶。正黃昏時候杏花寒。廉纖雨。

作滿江紅詞者。多詠事感懷。倦翁乃倚高抗之調。寫掩抑之意。上闕。就彼姝著想。曲徑虛闌等句。見春晝之無聊。下闕。彼此兩面合寫。風情淒婉。歇拍處。與清真瑞龍吟結句。池塘細雨。意境相似。

祝英臺近 登多景樓

壘城高。盤徑近。十里笳輿穩。欲駕還休。風雨苦無準。古來多少英雄。平沙遺恨。又總被長江流盡。倩誰問。因甚衣帶中分。吾家自畦畛。落日潮頭。漫寫屬鏤憤。斷腸烟樹揚州。興亡休論。正愁盡河山雙鬢。

京口三山志。謂此詞係登多景樓作。珂爲忠武王之孫。宜其北望神州。有屬鏤遺恨也。珂與張功甫張叔夏。皆以南渡王孫而工詞翰。珂著述尤富。

王觀

清平樂

黃金殿裏。燭裏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

此爲應制之作。以詞而論。上闕。敍君臣宴樂。至沈醉猶呼萬歲。以媚茲一人。下闕。以萬乘之尊。爲舞姬親整搔頭。且金環進御。可謂工於描寫。盡態極妍。但不宜於應制體裁。宜宣仁太后覽之。以爲近褻。由翰林學士。出知外縣。因以逐客自號云。

慶清朝慢 踏青

調雨爲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餽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鞵。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上眉山。

前五句爲踏青張本。雙鸞句。實賦本題。間字韻。點化草色遙看近卻無詩意。恰合踏青之景。下闕。撩花撥柳四句。寫閨情入細。結處。詠踏青。人與景融成一片。冠柳集中之雋詠。黃叔暘極稱此詞。謂其風流楚楚也。

生查子

關山魂夢長。塞雁音書少。兩鬢可憐青。一夜相思老。歸傍碧紗窗。說與人人道。真箇別離難。不似相逢好。

前後段一氣呵成。詞有以不說盡見含蘊者。有以說盡見本懷者。結二句。脫口而出。情真語真。

臨江仙

別浦相逢何草草。扁舟兩岸垂楊。繡屏珠箔綺香囊。酒深歌拍緩。愁人翠眉長。燕子歸來人去也。此時無奈昏黃。桃花應似我柔腸。不禁微雨。流淚溼紅妝。

酒深二句。晚唐詩人之佳句。下闕。柔情婉轉。陳質齋云。逐客詞格不高。此論誠然。韶秀是其本色。但才力薄耳。

孔平仲

千秋歲

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消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人誰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渺渺空雲海。

上闕淚餘二語。下闕錦書二語。句意並美。戲蝶結筆。有人獨燕雙之感。雲海結筆。有暮雲春樹之懷。轉頭處四句。寂寥誰慰。所傾蓋者。皆悠泛之交。聊以自遣。知音難得。言下慨然。此詞和秦少游韻。格調不讓秦郎也。

米芾

滿庭芳

雅宴飛觴。清談揮麈。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鏤金團。窗外爐煙自動。開瓶試二品香泉。輕瀉起。香生玉液。雪濺紫甌圓。嬌鬢宜美盼。雙鸞翠袖。穩步紅蓮。座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詞在甘露寺與周君品茶而作。先詠烹茶。細膩慰貼。後言捧茶之人。便饒風韻。老子江樓。興復不淺。襄陽官書畫學博士。書法與蘇黃齊名。填詞其餘事。亦復俊爽。朱秀水詞綜。僅選此一調。

鄭 僅

調笑令

聲切。恨難說。千里潮平春浪闊。梅風不解相思結。忍送落花飛雪。多情一去芳音絕。更對珠簾斜月。促拍么絃。自成淒調。落花飛雪句。及結句。尤有情韻。

張景修

選冠子 詠柳

嫩水拖藍。遙堤影翠。半雨半烟橋畔。鳴鶯弄舌。夢艸縈心。偏稱謝家池館。紅粉牆頭。步搖金縷纖柔。舞腰低軟。和風搭在闌干。終日畫簾高捲。春易老。細葉舒眉。輕花吐絮。漸覺綠陰成幔。章臺繫馬。灞水維舟。誰念鳳城人遠。惆悵故國陽關。杯酒飄零。惹人腸斷。恨青青客舍。江頭風笛。亂雲空晚。

上闕皆切合本題。蕩不安扞。筆致亦靈動。轉頭四句。詠柳漸成陰。句頗工細。凡詠柳者。易涉離情。作者不能外此。佳處在章臺灞水三句。渾成而有逸宕之致。結處。更能振起全篇。

程過

滿江紅 梅

春欲來時。長是與江梅有約。還又向竹林疏處。一枝開卻。對酒漸驚身老大。看花應念人離索。但十分沈醉祝東君。長如昨。芳艸渡。孤舟泊。山斂黛。天垂幕。黯消魂無奈。暮雲殘角。便好折來和雪戴。莫教酒醒因風落。待殷勤留此寄相思。誰堪託。

宋名家詞。詠梅之作。每情景兼寫。此詞自對酒句以下。感懷之意。多於詠梅。下闕暮雲殘角句以下。人與梅合寫。低回詠歎。格調清超。

解防

永遇樂

風煖鶯嬌。霧濃花重。天氣和煦。院落烟收。垂楊舞困。無奈堆金縷。誰家巧縱。青樓絃管。惹起夢裏情緒。憶當時文衾粲枕。未嘗暫孤鴛侶。芳菲易老。故人難聚。到此翻成輕誤。園苑仙遙。蠻牋縱寫。何計傳深訴。青山綠水。古今長在。惟有舊歡何處。空贏得斜陽衰草。淡烟細雨。

前半僅敘當春感舊之情。其勝處。在下闕青山以下五句。舉目河山。墮歡如夢。斜陽烟雨。觸處生悲。山靈有知。閱盡悲歡百態。但身受者難堪耳。

陳亞

生查子

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若參商。故要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

寫閨情有樂府遺意。吳處厚評此調云。雖一時俳諧之詞。寄興亦有深意。

張舜民

賣花聲 題岳陽樓

本業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闌。天淡雲閑。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題爲岳陽樓作。而切岳陽者。惟首句君山二字。觀其此路生還。及西望長安句。殊有遷謫之感。但芸叟由諫官洊擢侍郎。初未放逐。此殆登樓送友之作。代爲致慨也。

儲詠

齊天樂

東風一夜吹寒食。紅片枝頭猶戀。宿酒初醒。新吟未穩。憑久闌干留煖。將春買斷。恨苦徑榆楸。翠錢難買。陌上秋千。相逢難認舊時伴。輕衫粉痕褪了。絲綠餘夢在。良宵偏短。柳線穿烟。鶯梭織霧。一片舊愁新怨。慵拈象管。待寄與深情。乍憑雙燕。不似楊花。解隨人去遠。當春懷舊。語語情景合寫。不使一平易之筆。上闕買春三句。及楊花結句。皆有思致。

彙輯宋人詞話續

映庵

洪邁夷堅志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悅。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鸞上。引綫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於神。欲知他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瘳。且以爲執政。後果瘳。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肆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

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迹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版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尙好。尊酒賞閑情。他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記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工烹鍊。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戶勿得害。既而殺之。他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冶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團。巨蛇躍起。首高丈餘。李猶令僕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歸家取敕告置地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卽覺體中不佳。遂歸。先是其家人夢一姥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於梓童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卽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

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黃頁也。奮然曰。此吾家寔夢。何預君事耶。吾父初登科。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榜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其一曰。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觀巖壑千載灑灑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閑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歛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按枕字出韻。疑睡之訛。)瑤臺景第二。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籟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澈。一溪香水。蓬萊景第三。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涉。有珠珍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修心。要游觀。亦非大段容易。下俯浮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擢擢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勸人第四。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爾。泛水輕漚。雲那間。難久立。畫燭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

真相引掖。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箇奇方第一。王母食蟠桃第五。方結實纍纍。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耳。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無奈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玉清宮第六。紫雲絳霧。高擁瑤砌。曉光中無限剖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纒輿。高上真仙盡退。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扶桑宮第七。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頒鑑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卻乘鸞車鳳翼。太清宮第八。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宮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帝遍侍。奉勅宣言。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尚依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歸第九。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燧。千萬頻修己。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何畏。詞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及閱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爲不然。明年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

馬。度淮而北。至鄖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倪巨濟次子治。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甯。還至新淦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遙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謔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治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摧蘭。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殷。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畫樓尊酒閑。墨色尙溼。筆硯在地。曾無人迹。倪氏不敢宿而去。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彎縮。紹興十七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潤甫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答我。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葢。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連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昇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鬚髯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挈之出。其直千錢。與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

木。滂如其言。立樓。命曰遇仙。嘗烹羊醞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或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絕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俟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此下宋本缺一葉）華宮瑤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殷勤三罈香膠。供養我上真仙客。赤鶴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迹。且頻修。同泛舸上雲秋碧。書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鈞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卽去。欲住卽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鬚。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着。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闕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拱。

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祇知險裏卻妨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學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姑蘇雍熙寺。每月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州花草弄春柔。長亭驛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往往錄藏之。士子慕容富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富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榭所在也。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申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眇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畫眉。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床上。而置二蟲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媪以爲請。張散飯於地。誦偈數句。少頃衆鼠累累而至。或緣

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擺飯而食。食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皿。羣鳴跳跟。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獸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送咒而遣往官倉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漣丈許乃墮。好歌滿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爲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願羣迷。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攜。任從他入泥入水無爲。我自心調步穩。青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閣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卽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日江皋。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鸞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袞輕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葩。無聊意。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遷卒於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

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候亭而南。滿載婦女。嬉笑自若。謂爲富貴家人。方趨避之。船已泊岸。十許輩絃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吏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雋聲滿江表。妾輩乃真州妓也。嘗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真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醞醢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願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卽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籬櫺書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鶯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尙有乘鸞女。驚舊恨。鎖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蒲萄漲漲。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菊花寄取。但恨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叩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稍留一夕。以盡相口口歡。豈非以下

妾猥陋。不足以娛待君子耶。客曰。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覓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漫自書云。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個。及至如今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答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卽續其後云。別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所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原注此下失去一句)煉甲庚更降龍虎。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修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晝寢。恍惚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岡。雲深處高臥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復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丐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縉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闌青。

。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爲神云。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迺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鎬張去爲之子安世。以閤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閑者。爲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爲販鱉巨賈也。

江浙間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卽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腳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花

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宜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詠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峯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杯不飲。停歌不發。坐待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街口輒嘲之。里閭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素寡髮。俗目之爲趙葫蘆。遂爲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札捺不翻真箇彊。無處容他。只好炎天賺作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諛受報也。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十分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唐全月食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同僚無不斂怨。一日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

酌酒敘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生。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開窗外鵲噪甚急。周試叩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卽書一絕句。末聯云。窗前接接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關。周笑曰。權乃區區邑長。大仙亦何相奉過情耶。是日周與一小史執箕。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小史之頰。大書云。不潔。周表姪胡朝舉在旁。因代其事。俄又昂首舉筆向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略云。平時見令尹神氣未清。面多滯色。今日一覘。犀顛日月角明。天庭瑩徹。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謔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僞造券。遷一官。仍越都官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沈生偕往。周欲延鄉僧智勇。住持小院。白仙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弈。仙能爲作請疏否。援筆立書。其警句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中一著。深明向上之機。詞旣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彙宴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從容因求賦一詞。往侑席。仙乞題。指瓶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令作瑞鶴仙用捻字爲韻。意欲因險困之。亦不思而就。其語云。靚嬌紅細捻。是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鬢。

姚黃國豔。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鬢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葉翻階。尙餘侍妾。旣成。略不加點。其他詩文非一。皆可諷玩。周以紹興甲寅爲福建安撫參議官。大兒忞貳福州。得其說如此。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尙早。同事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遊市。時族叔拜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娼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凡燭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娼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闈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牋五幅置於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座添春。遊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眞眞。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葱蔥。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春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詞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仙浪遊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副。坐對清泉白石。翹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

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狻。黔南一道。十萬貔貅控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唱采芝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闕武。見之翰立道左。曰人鬼殊塗。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貨產贖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歧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祇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寫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卽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響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廣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卽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上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趁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以辭却之。然素深於情。長塗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借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步之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擇第。調金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阜閣山。道士

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佚。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見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置於傍。及行。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攜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邊。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空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呪。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案劉當在詹曠榜中。而登科記中不載。

王南強以淳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過袁州。禱於仰山行宮。是夜宿州東新村邸。夢人歌玉樓春詞曰。玉堂此去香風暖。正飛絮馬前撩亂。姮娥剪就綠雲衣。待來到蟾宮與換。纔半闕卽止。又一人白衣策馬。自袁來。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承訪及。遂復騎而去。王目送之半里許。別有過者指曰。此仰山廟裏人也。聳然驚寤。蓋神君之像。正著白道袍。明年王奏名。以兄計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同飲於盧溪市。孫曰。爾飲酒。與我同。徹第二人却不與我同。王曰。吾尙未嘗以第二自期也。孫遽曰。但願爾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象戴僧帽。謂之應夢道君。孫君生而禿。全類僧狀。故神假其人以告云。紹熙元年春。王赴鎮東簽幕。過謁廟。且具牲酒祭謝于獻亭。夢神君飲亭上。揖使居賓位。坐客數人。陰風肅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

燭。陡覺毛髮悚浙。莫能辨同席者爲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答而曰儘快儘快。恍惚而寤。蓋王當以去年四月之官。用家故稽留愆期。旬月乃得上。然蒞職纔二月卽召入館。此遲快兩句之證也。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疏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寒管催。諸客歎賞。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又台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爲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爲伍伯行杖輕。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係樂籍如故。岳商卿提點刑獄。因疏決至台。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去。岳卽判從良。蔡京爲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彗星竟天去位。太學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數語云。光芒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尋常。末句云。仍傳僊屋父老。祇候蔡元長。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

丁丈反。而其解易。以爲長短之長。故因以爲戲。及再當國。密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

滑稽取笑。加釀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爲虐之義。陳擘日華編集成帙。以示予。因採其可書。並舊聞可傳者。併紀於此。王季明給事舉饒客席上粉詞云。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綫。面兒白。心下黑。身長行短。慕地下來。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歡會。早危如累卵。便做羊肉燥子。勃堆釘碗。終不似引盤美滿。舞萬遍。無心看。愁聽絃管。收盤盞。寸腸暗斷。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些小喜瓜。尊前正欲飲流霞。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撻三五盞。錦上添花。張才甫太尉居烏戍。効遠公蓮社。與僧俗爲念佛會。御史論其白衣喫菜。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蹤。到我便失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方先到。冤我白衣喫菜。龍華三會願相逢。怎敢學他二會。京師段油。亦作嘲戲詩。嘗冬日大風猛雨。雪雹雷電交作。或請詠之。卽云。劈面同雲布。雨共雪無數。雷又似打鼓。風又似拔鋸。雹子遍四郊。電光照四處。晚了定是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也撰不去。有題筆而名賦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蘭相如。兩個才名總不殊。試問此間名賦者。不知曾識子瞻無。吉州舉子赴省。書先牌曰。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譏之曰。有客南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初不識羞。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蘭關王廟側。士人題云。昔日英雄關大王。明公右首立祠堂。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傍

人說短長。都城富坊。皆諧倡之居。一夕遭火。黎明燒盡。有詩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不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秦伯陽春室案上生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遇。見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鐵腳菰。記得往日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鐵腳菰。移來顏色已焦枯。如今毀譽原無主。草木因人也適呼。秦默然不樂。不復容其登門。小官在任俸給鮮薄。答攬士詩云。滿目生涯齒一鑿。無端賓客自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杯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窮鎗劍。唾罵憐憎總任他。董參政舉場不利。作柳梢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塵埃。直至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張巡李巡。幾個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人。政和改僧爲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於上。無名子作兩詞。夜游宮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原本脫一字)道袍須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蘆上面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青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然天賜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初爲秀才。乃削髮。卒爲德士也。詠與子赴省。有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紛去。試盡幞頭誰與度。八廂兒事。兩員直殿。懷挾無藏處。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悶愁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盞醴飯。一陣黃昏雨。皆可助尊俎間捧腹也。

大江富池口。隸興國軍。有甘甯將軍廟。殿宇雄偉。行舟過之者。必具牲醴祇謁。紹興初。劇賊李成數萬衆。欲攻軍城。禱祀下求吉卜。神不與。成怒。大言譏侮。擲杯玦於地。玦忽起。帖於柱上。陰雲徒合。雷電交至。成震怖。率醜類亟拜祈哀。方止。果爲官兵所敗。卽丁志中所書以爲馬進者也。李子永嘗自西下。舟次散花洲。有神鴉飛立檣竿。久之東去。卽遇便風。晡時抵岸步。青蛇激箭而來。至舟尾不見。是夕纒泊。明日賽神。其前大樓七間。尤偉壯。郡守周少隱。采東坡詞語。扁爲卷雪。每潮漲時。石柱半插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而萬頃。羣山環合。清風不斷。子永作詩曰。卷雪樓前萬里江。亂峯卓立森旌槍。上有甘公古祠宇。節制洪流掌風雨。甘公一去踰千年。至今忠義猶凜然。我來再拜攬塵迹。斜陽白鳥橫蒼煙。初題梁間。本云英威凜然。如有人掣其肘者。乃改爲忠義。又賦望月水調歌云。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羣山四合。飛動寒翠落簷前。盡是秋清闌檻。一笑波翻濤怒。雪陣卷蒼煙。炎暑去無迹。清駛久翩翩。夜將闌。人欲靜。月初圓。素娥弄影。光射空際綠嬋娟。不用濯纓垂釣。喚取龍公仙駕。耕此萬瓊田。橫笛望中啓。吾意已超然。及旦移舟。神鴉青蛇。俱送至長沙。風乃止。

安仁崇義鄉老儒周德才。以文學著聲里社。多爲人師。嘗首冠鄉書。晚年就恩仕亦不遂。始有一子甫十歲。穎脫強記。甚過絕人。一日求觀三國志。父嗤其躡等。不肯與。次日再請。乃取以付之。旬日卽以歸。父問小子頗能記省否。子曰。盡在兒腹中矣。漫摘數語試之。琅然成誦。凡十餘通。不差一字。父

始嗟異之。將使應童子科。授以諸經。不候訓迪。過日輒覆本如流。經三歲忽暴亡。其母慟哭拊床。於葦席下見其手書樂府半闕。僅憶末句云。瑤池仙伴。應訝我歸來晚。識者疑爲謫仙。

舊傳一官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爲上官所責者。不得其姓名。今知爲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子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郡縣僚佐。遂併及府帥。帥怒甚。因羣吏入謁。面數折之。云。君今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耶。彥齡斂板頓首謝。且請其過。帥告之。復趨進倚聲微吟。白曰。居下位。祇恐被人譏。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作望江南。下句不屬。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闕云。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其所作也。嘗鼎一臠。恨不多見。娶舒氏女。亦工箏翰。而婦翁出武列。事之素不謹。常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而作點絳脣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後更適他族。彥齡訖浮沈不顯。

劉原甫於清平樂作詞詠木樨。其後陳去非。蘇養直。向伯共。朱希真。韓叔夏。亦續賦一闕。王晦叔並記於碧雞漫志。原甫云。小山叢桂。最有留人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微芳。去非云。黃衫相倚。翠帽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

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林光底。光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伯共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修門人醉。輕鈿重上風簾。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晦叔謂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予以爲皆佳句云。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按明閩沙陳鍾秀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以爲柳永作。詞律本之以爲柳詞。)殊爲騷雅。蜀郝完父。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蓮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寒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書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淡有思致。

周美成頃在姑蘇。其營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從京師歸。過蘇省訪之。則已從人數年矣。明日飲

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唇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覽之。爲之累日感泣。

何文縝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於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麗點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子爲贈。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關抱。既歸。賦虞美人一曲。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祇恐花枝知後故開遲。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花叢。何自書此詞。示蜀人趙詠道。言其張本如此。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公魯直所作。蜀人石青翁。言此莫將少虛壯年詞也。能道其詳。少虛又有浣溪沙一闕云。寶釧細裙上玉梯。雲重應根翠微低。愁同芳草雨萋萋。一詞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工新。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今人鮮有知其所作者。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負城瀕湖。繞屋皆古木茂竹。蕭森如山麓間。其中便坐曰懶堂。堂背有大池。子弟羣處講習。外客不得至。方盛秋佳月。一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手淡裝。舉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竊慕君子。少年高致。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奉款曲。舒迷蒙恍恍。不疑爲異物。卽與語叩其姓氏所居。曰。妾本丘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茅茨小屋。相去

只一二里。母殘忍狂暴。不能見存。又不使媒妁議婚姻。無故捶擊。以刀相嚇。急走逃命。勢難復歸。倘得留爲婢子。固所大願。舒甚喜。曰。留汝固吾所樂。或事泄。奈何。女曰。姑置此慮。續爲之圖。俄一小青衣攜酒肴來。卽促膝共飲。三行。女斂袂起致辭曰。奴雖小家女。頗能綴詞。輒作一闋。敘茲夕邂逅相遇之意。願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綠淨湖光。淺寒先到芙蓉島。謝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嫋嫋。晚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恨鎖橫波。遠山淺黛無心掃。湘江人去歎無依。此意從誰表。喜趁良宵月皎。況難逢人間兩好。莫辭沈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曉。蓋寓聲燭影搖紅也。舒愈愛惑。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子爾。將曉別去。間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繚帛之屬。爲舒造衣。工製敏妙。相從月餘日。守宿僮隸。聞其與人言。謂必挾倡優淫呢。他時且累己。密以告老姨媪。展轉漏泄。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備。遣弟妹乘夜。佯爲問訊。排戶直前。女奔忙斜竄。投室旁空轎中。乘燭索之。轉入他轎。垂手於外。潔白如玉。度事急。穿竹躍赴池。統然而沒。舒悵然掩泣。謂無復再會期。衆散門扃。女蓬首喘顫。舉體淋漓。足無履襪。奄至室中。言墮處得孤嶼。且水不甚深。踐濡而出。免葬魚腹。亦云天幸。舒憐而拊之。自爲燃湯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愈密。而意緒常恍惚如癡。或對食不舉箸。家人驗其妖怪。潛具狀請符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是鱗介之精耶。毒入肝脾裏。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門。女慘戚嗟喟。爲

惘惘可憐之色。舒問之不對。久乃云。朱法師明日來。壞我好事矣。因緣竟止於是乎。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旦而朱至。舒父母再拜炷香祈救子命。朱曰。請假僧寺一巨鑊。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祟。令君闔族見之。乃卽池邊焚符檄數通。召將吏彈訣。嚙水叱曰。速驅來。俄頃水面渣湧。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浮游中央。闔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爲物所鈎致。跋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若向人作乞命態。鑊油正沸。自匍匐投其中。糜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舒子獨號呼追惜曰。烹我麗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并肉暴日中。須極乾。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爲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使知。知之。將不肯服。如其言。丸盡病愈。後遇陰雨。於沮洳聞哭聲云。殺了我大姐。苦事苦事。蓋尙遺種類云。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節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艷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夷堅志乃小說家異聞瑣語之屬。齊諧誌怪。寓言八九。其中所引樂府詞。多無關於詞話。似不在應錄之列。然要屬南北宋人所作。託於仙鬼。選家亦所不廢。因錄於後。以供倚聲家資爲談柄。編者識。

竊究釋迦室隨筆續

映庵

魏叔子文集。答曾君有書云。王生來。承賜泰西宮室圖。益奇妙。禱懸勺庭中。日視之。嘗若欲入而居者。魏季子集。泰西畫跋云。泰西畫宮室圖。門外墀上狹下展。斜行若八字。一日視之。則平起。方且正矣。又云。牆柵屋柱。有蒼白色。蓋日光自右來映之。甯都三魏。清初人。初於畫圖觀泰西宮室制度。所言如此。吳梅村集。讀史偶述詩。西洋館宇逼城陰。巧歷通玄妙匠心。是當時京師已有泰西宮室。魏氏初未之見也。

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語官名。按蝦。今官書多作轄。卽侍衛之譯語。北語轄蝦同音。然墨勒根蝦之名。見國史名臣傳者。固未盡改。有某新得侍衛。余戲語之曰。天錫公純蝦。蓋讀蝦爲別字也。

江陰季文敏芝昌。道光己酉爲軍機大臣。會宣宗大行。文宗繼位。在軍機才三閱月。出爲閩浙總督。余嘗見其筆記云。道光己酉臘月。孝和太皇后奉安綺春園。芝昌隨駕居海淀。旋以疾假。庚戌正月十一日銷假時。帝遠豫久。猶日至奉三無私殿召見辦事。十三日召見慎德堂寢宮。僅軍機五人。語良久。

十四日卯初刻甫入直。召對軍機五人外。惟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定郡王載銓。及總管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文慶五人。帝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今上爲皇太子。俟今上入。取臧卮硃旨傳示。並勉諭諸臣畢。各退。須臾。今上命軍機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入直廡。忽急宣趨入。驚聞成皇帝龍馭上賓。哀泣不能成聲。是日殯於朝清宮。隨今上入城。按此宣宗之崩在圓明園。且未嘗臥疾。亦一疑案也。文敏受宣宗特達之知。廷試三次皆第三。其爲安徽學政。請訓日。宣宗諭以汝以侍郎爲學政。須留心地方公事。自巡撫至州縣。汝有所見。用密片附正楷奏來。封外仍寫內一件。不要寫出附片。拆閱時將密摺抽存發下。并軍機亦不得知也。足徵嚮用之殷。其擬悼親王降封郡王冊文有句云。欲桐封之勿剪。律有難寬。倘茅土之全除。心猶未忍。姑賦樹屏之等。還邀頒爵之施。又云。玉汝于成。薄罰尙憐夫同氣。敬爾在位。慎修務省夫前愆。蓋在南書房時所擬也。

編檢不證文者。范觀公。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及殉耿精忠之難。賜諡忠貞。鄂容安。諡剛烈。當時以其由翰林起家。擬文剛文烈進呈。高宗圈去兩文字。故諡剛烈。唐鑑。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太常寺卿。道光十一年卒。諡確慎。

光緒庚子以前。證法極鄭重。大臣無動績者。多奉旨毋庸予證。故咸豐同治間。殉難諸臣。亦往往不得證。按乾隆間追證明末忠盡至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可謂濫矣。然所以待勝國之臣。故示恩惠。亦羈縻

人心之術也。

有清公主無諡。康熙二年十月。端獻長公主。端順長公主。皆奉特旨予諡。見通志略。

以皇朝通志諡略。核對內閣所刊之皇朝諡法攷。其諡之互異者。直隸總督朱昌祚。諡法考云。諡勤愍。

注云一作勤敏。一作勤恪。均誤。而通志諡略。乃作勤僖。雲貴總督郭璟。攷作恪勤。通志略作勤恪。

此等同異尙多。惟諡法攷。有宗室王公貝勒以下。及承恩公侯諡各類。而通志略有額駙諡一門。攷

乃遺之。今按諡略所載額駙諡。乾隆以前凡七人。惟福隆安班第。攷列大臣中。其耿昭忠（諡勤僖）

耿聚忠（諡愍敏）諾穆圖（諡愍僖以上唐熙朝）策凌（諡襄）色布騰巴爾珠爾（諡毅以上乾隆朝）五

人。竟不見於攷。至其人名官職歧出者甚多。不能悉錄。茲略舉二條於下。諡法攷云。署前鋒統領武

穆篤。諡襄壯。注云。一作吳木篤。通志諡略云。前鋒參領雲騎尉贈前鋒統領吳木篤。諡襄壯。臣等

謹按吳木篤以隨征福建。創發病故。照陣亡例子卹。故得贈諡。今攷以贈官爲署任。誤也。通志略。

朝鮮國王諡。於李禔後。接書李昫。諡法攷。李昫上。尙有李焯一代。諡僖順。又諡法攷與他書歧異

者。如云。閩浙總督蘇昌。諡愍勤。滿洲名臣傳作恪勤。理藩院尙書新柱。諡勤肅。按新柱乾隆三十

二年授盛京將軍。三十三年卒。當嘗盛京將軍前理藩院尙書。又樞垣紀略滿洲軍機章京題名。博清額

。滿洲鑲黃旗人。乾隆間仕至理藩院尙書。諡恭勤。諡法攷失載。又攷中凡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得諡者

。皆注出以紀盛事。而兩廣總督永保（按當書雲貴總督襲伯爵）諡恪敏。實大學士勒文襄之弟。吏部尚書花河納諡文定。實繼勇公德壯勇之孫。皆未注出。又於傅宏烈之官。題撫蠻滅寇大將軍。國史列傳無大字。（按乾隆四十五年。命以傅宏烈入祀賢良祠諡旨。亦稱聖祖授爲撫蠻滅寇大將軍。則諡法攷不誤。）

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上諭。徐用儀補授軍機大臣。軍機大臣言補授。前此所未有也。又是月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會議倭韓事。覆奏時兩尚書列銜親王大學士前。亦前此所未有也。聞摺奏仍係軍機處主稿。繕摺後。兩尚書皆未見云。又內閣自乾隆十三年定制。滿漢大學士各二員。朝會侍班。漢大學士位在滿大學士下。李文忠鴻章繫文華殿銜。寶相國鑿繫武英殿銜。文忠班列遂居寶上。亦前此所未有。

清制凡天變災眚祥。皆由欽天監封奏進書。故史官無由得知。光緒間修會典。館臣移文欽天監。詢嘉慶以來事。監臣不覆。又奏請旨飭問。惇王急。責監臣。不數日。乃回文不及百字。略云。自嘉慶十九年至光緒十五年。天上並無事故。館中乃強依時憲術。推攷日月薄蝕。五星凌犯。備一門而已。余謂授時定歷。本朝較前代益精。而天象不關災祥。學理日明。舊說應汰。今之史氏。正不必強循故事。如前代史。列災祥五行志矣。

日本荒尾精中國通商綜覽第一門第一章。言中國宗教事。謂近日之大成門。爲儒教變派。其教附會孔孟歷代聖賢飛昇坐化。多引大學中庸。按梁陶宏景真人位業圖。有太極上真公孔某。明晨侍郎三天司真顏回。大成教言聖賢飛昇。蓋卽此類。荒尾精又云。義主革命。常懷不軌之謀。惟此門爲然。按大成教鼻祖周泰谷者。或言彭澤人。或言石埭人。先是有一僧一道者。察其祖墓云。當生聖人。遷於其族。攜泰谷去。至廬山洞中。使之瞑向石壁枯坐數十日。石壁忽開。得廣成子遺書。於是遊江淮間授學。故又名崆峒教。弟子皆以中字爲派。其高者三人。薛執中受誅於京師。張積中被謬於山東。李健中者。獨老壽。光緒丙戌丁亥間尙存。世又傳言泰谷爲明遺老之後。宜以光復舊物爲志。而其弟子薛執中張積中皆見誅。故疑爲義主革命。然辛亥以來。未聞大成教徒出露頭角。則不然也。又聞其教有所謂明眼人者。每年春間祭神。則神必降一人。或村夫。或童子。閉目娓娓數百言。悉協韻語。其言若可解若不可解。而一年之事。往往應驗。其祭祀明眼人主之。故同教數百人。惟明眼人之命是聽。亦頗用符籙等事。其教中人言入教者。雖盛者死三五日。而屍不腐亦不僵硬。故信從者衆。每年有大祭一二次。將祭則服藥。使大瀉泄。言洗滌臟腑。乃可禮神云。今大成教派。獨李健中之徒爲盛。又謂之平三教。故世稱李平三。余友人少時曾見李健中。聞其學說。釋論語子曰二字。子爲了一。曰爲包一。釋中庸修道之謂教。教從土從子。以土生萬物爲義。卽中央鍊己之道。又有周泰谷刪改周易。

竄亂章句。加以曲說。其言人之祖始於豕。故象象家等字。皆從豕。可謂嚮壁虛造矣。

世每以大成大乘音同。誤爲一教。其實兩教固有分別。大成教合儒釋道爲一。又名平三教者是也。大乘教則奉佛爲多。攷魏書。記孝莊時冀州沙門法慶。渤海李歸。率鄉人爲亂。自號大乘佛。與近時大乘教所託或相似。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諭云。如嘉慶十六年間。直隸審辦大乘教。將改悔免罪之犯。果能認真查辦。何至有十八年林逆之事。是官書皆作大乘。而所謂大成教者。尙未儷於刑章。荒尾精之說。亦欠詳審也。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云。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民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乃倒拜師之。豈不壞人心乎。按乾隆九年七月禮部奏請廢河南所供三函邪像疏。言其雕塑三像。列供一處。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因毀去佛老像。止留孔子一像。又與利瑪竇所言一身三首像異。此教今已熄滅。宋周公謹齊東野語卷十二云。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跣趺升坐。猶龍翁儼立於旁。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然則河南所供三函教像。實內璫侮聖之類也。陸桴亭思辨錄云。三教合一之說。自龍溪大決藩籬。而後世林三教之徒。遂肆爲無狀。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爲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搢紳家亦安然信之。按桴亭所說塑像。與三函教同。(林三教名林兆恩)明謝肇

澗五雜俎卷八云。閩中有三教之術。起於莆中林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稍驗。從者雲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後又加其符籙醮章。祛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

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四。書廬城平話後云。其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傅懋告梁夢環語。見汲郡潞王墳旁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牛三花拉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呪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童道收元教。呪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人邪見。同喜稱說。王逋肱蝟菴瑣語云。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雜。厲禁而愈熾。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逆氣。不數日聞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天樂。金殿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爲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某者。妄撰僞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爲盧祖。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爲縹團圓果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偶讀葉石林避暑錄。乃知出張道陵。余詰親友在彼教者。略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證棄語之不妥。彼所謂聖母者。斗姥也。縹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縹也。

白蓮焚香聞香。一教數名也。始於明萬曆間。黃尊素說略。載之極詳。茲錄於下。說略云。白蓮教始於

王森。相傳森以賣腐爲生。遲明遇一老人臥草間。長不滿三尺。形容險怪。鼾睡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來謝。授森辦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蓋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氣者。神魂俱醉。無不聽其指揮。故又名焚香教。徒衆至數十萬。發覺。森死獄。其子玉三。仍行其術。傳遍教主。所在而是。鄒騰先期倡亂。遂敗。岳石梁巡撫順天捕之。獲於揚州。妻子獲於濟甯。械送京師。山東遣黑大方將兵獲之。妖衆隨路欲劫禮車。大方防守甚力。將及部門始散。斬於西市。說略又云。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爲鷹所搏。狐求救於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卽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爲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應。頂禮皈依。蔓延徧於京東京西山東河南山陝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森移住灤州石佛莊。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斂積香錢。絡繹解送。或盛停別所。以待支用。省直府縣各設公所。使傳頭者守之。無竹籛飛籌。卽烙三王字號。凡有風信。頃刻可傳。千里撮合。俚言謠說。刊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曆二十三年方副使訪知。檄灤州下森於獄。抵紱。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既出。思得有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師投永年伯爲族。又結舊宦王德祥。四十年遷安縣團山建塔。以森術能動衆。舉森募化。森以金錢托其弟子李國用李應夏。而國用乾沒之。不爲森所容。國用遂畔森與應夏。創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以符呪召亡靈爲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從國用者。

。兩教弟子。各爲其法門以相仇殺。盡發露其過惡。府縣擬李國用李應夏王森及森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事也。時歲旱。飢民多起爲亂。而森之弟子高應臣鄭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爲妖言。欲擁戴森。聚數百人于清涼山。驛報洶洶。永平府劉推官查前後案卷。知森之事實。遂會同府縣覆審。坐森左道律絞。四十七年森死於獄。其大弟子徐鴻儒于弘志周志德許應龍許大國李天祿周印等。與其子王好賢仍行其教。約於天啓二年八月中十二方起兵。徐鴻志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鴻儒者。鉅野人也。時鉅野曹州方窮治妖黨。而揚子雨李太等持梃格之。雖就擒而餘黨未散。鴻儒遂攻鄆城。于弘志爲內應。城陷。尋攻鄆滕驛皆下之。六月官兵復擊縣。鴻儒據梁家樓。爲我兵所敗。逸過河東。據紀王城。又敗。逃走。入鄆縣。攻三月始下。十二月獻俘告廟。磔鴻儒於市。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衆滿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天師道始於漢張陵。由巫覡變化。糅雜道德陰陽五行家言。名太平道。又名五斗米道。又名天師道。攷後漢書襄楷傳。順帝初。琅玕宮禁。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水土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禁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按章懷注引太平經典帝王篇。真人問神人何故生子少。天師曰。但施不得其意耳。是天師之名。卽出於太平經。又漢米巫祭酒張普題字。凡七行。行六十三字。文云。熹平二年三月。天宰鬼兵胡九（闕二字）

仙歷道成元施延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詣受微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法无極才。按正一天師四字。皆見於此。葉亦苞金石錄補卷三云。范史劉焉傳。順帝時。張陵客於蜀。造作符書。受其道者。出米五斗。陵傳子衡。衡傳子魯。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注云。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使病人處淨室思過。祭酒以老子五千言都習爲請禱之法。此碑題於熹平。與傳注合。且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等受微經云云。應是妖黨相傳授受。而胡九者初入黨之人也。金石錄補續跋四。漢巴陵太守樊敏碑。巴郡妖巫張脩。亦療病取米五斗。又張陵作符書惑衆。傳子魯。魯傳子脩。脩與魯掩殺漢中守。皆謂之米賊。惟張角未嘗犯蜀。故以碑之所指。必脩魯也。又義楚六帖卷八。引後蜀記云。張陵子衡。孫魯。以鬼化術道惑人。自名道士。初名鬼卒。後名祭酒。述三清三玄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真。三皇爲洞神。又引李膺蜀記云。張陵病邱社中。得呪術。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殺。子衡孫魯嗣之。又朱子語類一百二十六。問。今道家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所用。乃陽平治郡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按諸書所載。皆云出於張陵。張角與張脩同時。脩爲陵之曾孫。則不得云出自張角也。陵客於蜀。其子孫皆在蜀。故脩與魯掩殺漢中守。魯以女妻馬超。皆在蜀事也。又宋陳元靚歲時雜記引天師家傳云。真人諱道陵。字輔漢。

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按後漢無用二名者。此必後人所加。又按晉安帝紀曰。孫恩一父靈秀。琅琊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逃逸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王羲之傳。羲之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疑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殷仲堪傳。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嘗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據此。天師道在漢禳平時。猶爲有司所禁。至晉世則士大夫亦頗習之。梁昭明太子陶淵明傳云。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世皆以五斗米爲令俸。予按上文明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何得云令俸僅五斗米。竊疑當日督郵。亦一奉五斗米道者。義楚六帖卷十六。廣弘明云。道士張陵云。男女行朱門玉柱一三五七九。四眼兩舌相對。以不泄爲功德。玉門丹池爲祕妙矣。又引正理云。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玉門。唯以禁祕爲急呼師父母人根之名。又云。女未嫁十四以上。有決明之道。是張陵不獨傳邪術。兼習房中家言。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

白銀祀善撥惡。按此當是宋人太上感應篇之所託始。然禮記祭法鄭注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是感應篇記過之說。固亦出於漢儒。特借太上立說。乃入於道家耳。

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諭。昔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嘗能行一事。止奏毀五聖祠。乃被風采耳。此外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也。按疏中述吳俗之弊。五通之妖妄。固在所必禁者也。顧公燮消夏閑記卷下。記湯文正治吳云。昔明太祖立五顯神於上方山。前對石湖。後倚吳山。一匠指之曰。肉山酒海喫不盡。湯飯上了就起身。蓋以祀從征張士誠之兵。卽五人爲伍之意。無定名。無定數。街頭巷口。每立一堂。堂中塑五神像。所謂以尺土封之。血食而已。非真有是神也。詎其神與妖作怪。淫邪求食。有明至今三百餘年。禱祀絡繹。康熙二十四年。諸生范姓。被五聖佔奪其妻。再三求禱不應而死。范怒。赴梅院控告。湯公詣山。坐露臺上。鎖拿妖神。剝去冠帶。各杖四十。投其像於湖。果應匠讖。廟中改供關帝神像。惟五聖之母。名曰太母。僧移像匿於塔內。漏網未毀。尙有愚民燒香焉。今街頭巷尾。改塑火神元壇諸神。卽五聖舊址也。按此種廟或題五顯。或題五聖。卽五通神也。唐時已有之。全唐詩引海碎瑣事云。施肩吾寺宿。爲五通神所撓詩。五通本是佛家奴。身著青衣一足無。是也。此云明太祖立以祀從征張士誠之兵。卽五人爲伍之意。義近傅會。且五顯五聖廟。東南各省。無處無之。今蘇州亦仍有此廟。或文正去後。愚民又祀之耶。

王通蠲麻瑣語。載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奏。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八十五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千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尼姑共八千六百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十四萬一千九十三名。明李樂彥和見聞雜紀卷一云。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啓修寺觀。徧於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以清康熙比明成化。官冊果可據。尙不及成化時三之一。考北魏一萬三千寺。唐武宗廢浮屠法。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而宋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元祐三萬五千寺。見孔平仲談苑。元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見續文獻通考。然則佛教入中國以來。當以明成化後爲極盛。康熙時又稍殺矣。有清崛起關外。入主中國。遠述祖蹟。亦頗鍾張符瑞。然長白王氣。雖爲堪輿家所稱道。史官未嘗據爲典要。康熙始惑於術士之言。而有遣大臣訪長白山事。考國史覺羅武默納傳。載康熙十六年。奉命訪

長白山事。其時新建曹家甲偕行。其說載地理原本說續編。按相墓之說。皆祖郭璞。其書爲後人所僞托。不待智者辨之。而唐藝文志。有由吾公裕葬經一卷。術家絕不道及。足見業此者之陋也。袁簡齋有與張司馬書。附歷古來風水源流數則。足祛世惑。因摘記之。其言曰。青囊一書。皆術者之妄詞。古之聖賢。未有聞焉。周禮墓大夫無相陰陽之說。孔子問於聊曼父之母。卽合葬於防。王季之墓。爲灤水所齧。無損周家氣運。又言言葬經者。不始於郭璞。史記。樗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曰。葬後世出三公。孫鍾遇三少年乞瓜。爲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母邱儉墳曰。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孫堅祖墳。有五色雲曼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呂才駁之。司馬溫公駁之。最爲明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培其本根而枝葉自盛。此非駁之。乃助之也。理學先生往往惑於風水。將平日義利之辨。一旦抹撥。不知世之父母肥而子孫瘦。父母壽而子孫夭者甚多。在生前一氣相感。根本尙無補於枝葉。而况死後枯骸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葬母。人皆言必滅。而子孫貴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我不當爲天子。若曰吉。我弟不當戰死。見隋書。宋文潞公穿渠。司天者言其不利。時仁宗病後改築。潞公卽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無害。恐將來有不利。則改者受罪故耳。見雜氏識遺。源乾曜得張說門左之地。村夫爲之卜葬。俚斗爲之書碑。而泓師知其必貴。見

新唐書。黃巢李自成之敗。俱以掘其祖墳故也。乃唐高宗起兵。亦被長安留守盡發其祖墳。而依然無恙。宋明帝惡蕭道成墓有五色雲氣。暗遣人以鐵釘長五六尺者。釘墓四維。以爲壓勝。而卒於無驗。蔡京酷嗜風水。葬其父於杭之臨平。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似乎大吉矣。而全家灰滅。元龍岡失火。廉希憲謂太常卿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偶爾失火。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有所更移。凡史冊所載。風水之不驗者多。驗者少。今人信其少者。忘其多者。殊不可解。蔡元定好地理。後人以詩嘲之云。先生果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宋喻氏螢窗叢談。陳同甫駁蔡季通云。古人皇氏定九州。尙無百官。先有山川。不知何者爲靴山。何者爲笏山。朱晦翁在坐。低首而不能答。郭子儀被魚朝恩發其祖墓。而子儀富貴壽考。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

藥雨談畫四種自序

予將立志爲畫人。三十年來。無時不學畫。無時不讀書。無時不翻閱關於畫事之書。而論畫求畫。久已與古今畫家相周旋矣。顧何以其人其事。有卒然問者。往往不能答。所謂忘書久似億良朋。非歟。則聞諸友人談話。當時非不以爲新奇可喜。時過便忘。固其宜也。行年五十。豈復得如少年時強記。思亦良苦。欲求免思。惟有勤筆。舍此別無法耳。是編卽勤筆之意。從而分之爲藥雨談畫四種云。

談畫述派

定海方若藥雨甫著

山水派別

北宗唐李思訓昭道父子鉤斫法。傳者南唐趙幹。宋李公麟。趙伯駒。伯驥。南渡四大家。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又蕭照元。丁野夫。錢選。明張觀。莊瑾。李在。戴進。杜堇。周臣。唐寅。仇英。藍瑛爲最著。至吳偉。張路。鍾禮。汪肇。蔣嵩。而北宗失之野。則清黃宗炎。姚允在。李寅。顧符楨。蕭晨。顏釋輩。猶守舊法。實難能而可貴。然北宗自南渡後。又分青綠細筆絳墨粗筆爲兩派焉。

南宗唐王維渲淡法。傳者張璪。前蜀李昇。宋董源。釋巨然。米芾友仁父子。元五大家。趙孟頫。黃公

望。王蒙。倪瓚。吳鎮。明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爲最著。至清王時敏。王鑑。王翬。吳歷。惲壽平後。而南宗幾熄。以諸家所奉。王時敏原鄉祖孫爲一宗也。王鑑王翬爲一宗也。不復知有古人。謂之至今未變宗風可也。錢杜張奎外。誰是偏起與古爲徒者。

趙宗梁張僧繇沒骨皴法。前蜀荆浩勁直皴法。張固夏夏獨造。荆亦自成一派。荆法傳者。後梁關仝。宋郭忠恕。范中正。李成。郭熙。各本其法而少變焉。以荆關張歸南宗。思翁之論。毋乃偏乎。

至戴進藍瑛。本南渡四大家而成浙派。北宗也。

至董其昌趙左。本董黃而成松江派。亦曰蘇派。南宗也。

至釋弘仁。本倪瓚。專事清超而成新安派。南宗也。

至羅牧。本其師魏石牀。專事空靈而成江西派。南宗也。

至黃慎。本唐宋狂畫而成閩派。北宗也。

至袁江顏輝本北宗。而成金陵派。惟限于江以北耳。若江以南則本南宗。別成揚州派焉。

人物派別

一派晉顧愷之鐵線描法。傳者唐閻立德。立本。周昉。前蜀支仲元。南唐顧德謙。宋李公麟。張敦禮。元趙孟頫雍父子。錢選。明仇英。顧見龍。崔子忠。清陳洪綬字父子。萬壽祺爲最著。二百餘年後。惟

任熊堪稱復古。

一派唐吳道玄蘭葉描法。傳者翟瑛。張藏。盧楞伽。後梁朱繇。胡翼。後唐左禮。南唐衛賢。宋馬和之。馬遠。高彥實。元龔開。張遠。丁野夫。明周臣。吳彬。丁雲鵬爲最著。至吳偉張路。墮入魔道。描法遂亡。賴有清華岳力排時習。使此道絕而復續。惜後之學者。愈趨愈時。又不免過秀則媚之傷矣。

相傳人物。自顧陸展鄭。至張僧繇吳道玄而一變。張吳以前。蓋皆鐵線描也。張畫前人但稱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傳至隋鄭法士。始以善爲顛筆著。似變其格。非變其法。吳創蘭葉描。所謂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蕁菜條。其傅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名爲吳裝。是變其格。并變其法。故時推百代畫聖。

上舉吳偉張路輩之亡描法。以其凡畫衣紋。必極粗率。法實創自唐張圖。傳者宋石恪。梁楷。所謂狂畫。但唐宋狂畫。于人之面手則工。後并此草草矣。說者以爲筆酣墨舞。亦自成家。予謂本蘭葉描而變之者耳。不得別稱一派。况乎其爲魔道也。

花鳥艸蟲折枝蔬果派別

一派色暈法。先描寫而後傅襯。而後以色暈淡成之。此法創自唐邊鸞。工於後蜀黃筌。傳者子居實。居案。宋初諸家悉宗之。元王淵。陳仲仁。明呂紀。邊文進。黃珍。清蔣廷錫。張經。沈銓。鄒一桂爲最

著。

一派色筆點染法。不事描寫傳襯。隨意着色而點染之。此法創自前蜀滕昌祐。工於宋趙昌。吳元瑜。稍事放逸院體。因以改趨。易元吉獨尙淡雅。舊習於焉脫去。徐熙孫崇嗣。神妙直到毫巔。圖稱沒骨。劉常深淺只憑一染。譽比趙昌。傳者元錢選。沈孟堅。陳琳。明周之冕。陸治。孫隆。林良。范暹。潘瑋。殷善。清王武。惲壽平。楊晉。馬元馭。華岳。李鱣。吳滔。任頤爲最著。

一派鉤勒法。墨鉤外匡。色傅匡內。此法創自南唐徐熙。宋崔白亦用此法。以作花草竹木。惟極纖細。當時許爲變格。傳者趙伯駒。伯驥。徐仲矩。艾宣。戴琬。李正臣。陳珍。李安忠。馬遠麟父子。陳可久。樓觀。元趙孟頫。孟頫。錢選。林伯英。明唐寅。仇英。藍瑛。清陳洪綬。鄒喆。虞沅。任熊爲最著。

一派墨筆點染法。純用墨分淺深向背。此法創自唐殷仲容。傳者南唐鍾隱。宋邱慶餘。尹白。劉夢松。釋居甯。釋子溫。陳珩。元王仲元。邊武。邊魯。明沈周。陳淳。王穀祥。魯治。徐渭。王問。李流芳。魏之璜。之克。清孫克弘。項聖謨。釋八大山人。釋道濟。金農。錢載。吳熙載爲最著。

一派白描法。先描寫而後或用渴筆勻襯。或用水墨渲染。或不襯亦不染。此法創自宋釋希白。工於趙孟堅。孟頫。先陳常以飛白筆作花本。釋希白一變而爲白描荷花。趙孟頫孟頫且作雙鉤白描。推及梅竹蘭

艸水仙山礬。後人更及雜卉蔬果。傳者元張遜。沈復。鄧覺非。釋慧梵。明王冕。文徵明。詹仲和。李流芳。女史方維儀。清孫杖。蔣廷錫溥父子。羅聘。柏立本。邊壽民。釋居易爲最著。

墨竹墨蘭墨梅派別

墨竹大都師宋文同。然法非創自同也。在唐已有張立。南唐李頗。後主李煜。吳越王錢鏐。厥後傳者。代不乏人。人不勝舉。自李昭出而以重密敵文派之蕭疎。蘇軾亦文派。變爲小山叢竹。趙令穰學之。韓偓尙好作大葉琅玕。自稱太師竹。則疎者可謂學文。密者可謂學李。小者可謂學蘇。大者可謂學韓。金王庭筠共相推許。元倪瓚。吳鎮。商琦。卓然成家。李衍。柯九思。女史管道昇。繼宋文同丁權而譜諸法。明四家。宋克。楊維禎。王穉登。夏景。急起疾追。皆錚錚者。至諸昇殆不能與論寫法。非有清戴明說。鄭之麟。歸莊。馬昂。釋道濟。金農。馬履泰。伊秉綬。若者奇逸。若者秀雅。若者古拙。寫竹之道。賴之以存。苟盡如鄭燮直接諸昇。幾何而不使後學悉成甜熟之難以救藥哉。

墨蘭。元鄭思肖變前人鉤勒色描法而爲墨寫法。一時趙孟堅出其妙腕。譜傳韻致。孟奎孟頫同擅此長。幾成一家法矣。傳者明文徵明。唐寅。周天球。徐渭。女史馬守真。各得其逸。陳淳。陸治。陳元素。何淳之。王穀祥。王問。各得其秀。清則逸如釋道濟。惲壽平。秀如羅聘。錢載。李治運。不讓前賢。鄭燮。李方膺。亦足別樹一幟。後學當注意於逸秀二字。自取師法。勿拘秀水王氏畫譜文人閨秀之說。

族筆爲之。染蔣子檢惡習。精沾沾以文人自居。轉不如閻秀拈毫。只一段幽閒。相看不厭也。

墨梅亦變前人鈎勒色描法而爲墨寫法。有花用墨漬者。創自宋崔白。釋仲仁別成專家。傳者米芾。晁補之。尹白。李仲永。元蕭鵬搏。張德琪。花作白圈者。創自宋揚補之。迨宋伯仁著梅花喜神譜。爲花寫照。如蓓蕾。如小蕊。如大蕊。如欲開。如大開。如爛熳。如欲謝。如就實。靡法不備。揚派傳者猶子季衡。甥湯正仲。趙孟堅。元吳鎮。鄒復雷。釋仁濟。與明初王冕。會稽徐氏明畫錄云。元明以還。作者寔盛。爲史爲譜。法益詳而流益敷。雖名家不免以氣條取嘲。况下此者乎。予以爲明之孫從吉。金琮。項元汴。清之王鐸。金俊明侃父子。惲壽平。金農。丁敬身。汪士慎。華岳。黃易。錢杜。不能遽謂今不古若也。彼董鈺全是市氣。姚燹彭玉麐全是霸氣。斯真敵耳。

獸畜水族派別

獸畜則畫馬必溯晉史道碩。隋展子虔。唐陳閔。曹霸。裴寬。韓幹。韋無忝。韋鑑。韋偃。張遵禮。黃誦。趙德玄。宋李公麟。畢顯。張戡。元趙孟頫雍父子。雍任彥正。龔開。任仁發。前人能畫人物。未有不能畫馬者。而單馬。羣馬。散馬。習馬。調馬。遊馬。劣馬。羸馬。駿馬。蕃馬。鞍馬。車馬。各屬其狀。各有所長。人謂若李公麟趙孟頫。幾不免墮入馬趣矣。畫牛必溯唐韓滉。戴嵩。戴暉。董蓰。張符。閻次平。後梁厲歸真。後蜀邱文播。宋朱義。朱瑩。邱士元。胡九齡。裴文睨。元毛倫。彼於鬪

牛。逸牛。奔牛。臥牛。牽牛。放牛。出水牛。浴水牛。渡水牛。飲水牛。歸牛。乳牛。固不一其致。然以水牛名家者居多。人謂若裴文悅。漸乏古意矣。畫虎必溯唐李漸韓王元嘉。後梁李騫之。宋趙邈。王凝。辛成。龍章。何尊師。包貴鼎父子。人謂若包鼎斯俗矣。畫犬必溯唐鍾師紹。趙博文。趙令峻。五代張及之。宋趙令松。馮進成。王友端。朱紹宗。元錢選。畫猿猴獐鹿必溯南唐王齊翰。宋易元吉。牟仲甫。陳善。畫羊必溯五代羅塞翁。元趙孟頫。畫狐狸必溯唐刁光胤。後梁李騫之。後蜀黃筌。南唐郭乾祐。宋祁序。李文元。靳青。畫兔必溯唐趙博文。宋崔白。崔慤。龔吉。畫鼯鼠必溯宋徐崇嗣。易元吉。畫鼯捕鼠必溯後蜀黃筌。畫麋必溯唐胡瓌。宋路臯。馮清。畫象必溯梁張僧繇。唐孫位。陳子昂。畫驢必溯唐韋偃。至明錢世莊。陳瑞。乃得稱專。畫獅必溯唐閻立本。至明商喜。方許形似耳。水族則畫龍必溯吳曹弗興。梁張僧繇。唐孫位。馮紹政。後蜀孔嵩。五代釋傳古。宋董羽。任從一。荀信。吳懷。吳進。劉贊。陳容。陳珩。元周憲。吳霞。釋維翰。圖如戲波。出波。躍波。爬山。穿山。戲雲。出洞。戰沙。翫珠。出山。子母祥龍。吟龍坐龍。或蟠或臥。或飛或鬪。此昔之畫龍也。人謂後世皆以雲霧烘斷。力不足矣。畫魚必溯唐耿昌言。後唐袁義。義或魚蝦魚蟹雜畫。南唐楊暉。宋益。王顧。徐崇矩。徐易。徐白。徐皋。劉采。采或龜魚雜畫。陳可久。錢光甫。元俞巖隱。釋仲山。人謂若徐易徐白。作出水鱗矣。畫蟹必溯宋徐熙。熙或龜蟹雜畫。黃居采。蘇軾。宋永錫。陳珩。畫羣蟲必溯

宋趙叔讎。畫龜蛇必溯宋章友直。楊大明。

上所略述畫獸畜。雖各自名家。究不如畫馬牛虎三者之專。而畫馬牛虎尤不如畫馬之盛。水族一門。首稱魚龍。亦畫龍盛於畫魚也。然一以工緻爲能。及明始分工筆傳形。意筆傳神。遂成派別。今以意筆目爲文人畫。而以工筆誤爲工人之工。無怪塗抹自喜。不知古畫法何如。工意二字之作何解說。工固傳形。未嘗不以神爲重也。畫馬傳者。明韓秀。陳宣。張穆之。清金農。郎世甯。錢澧爲最著。畫牛傳者。明許通。劉叔雅。清陳洪綬。楊晉爲最著。畫虎傳者。明趙廉。何雪澗。清朱倫瀚。郎世甯爲最著。郎世甯於獸畜無弗工。任薰任頤亦具此能。郎世甯善色暈法。任薰善鉤勒法。任頤善色筆點染法。畫龍傳者。明牛舜耕。張德輝。許端爲最著。許端畫已少蜿蜒飛動之致。後所謂水墨龍。一若取墨瀋。不取筆意。翔空吸水。章法幾同刻版。沅州芷江等志。載清韓李思管潑墨作游龍。恐仍是東鱗西爪而已。畫魚傳者。明劉善節父子。翁孤峯。清馬逸。鮑皋。陳順禮。釋虛谷爲最著。畫蟹傳者。明劉志壽。清邊壽民。郎葆辰。翁維爲最著。翁維於水無弗工。

秋晨慈幼院記

吳向之

我國養老恤孤之舉。歷見經典。而孟子又申述之曰。幼而無父曰孤。此恤孤之政。培植於童穉。最勉乎道德。爲成家立國之本。非有聖賢之心者。無以立其基而至乎其極。近年自東西學風之盛。莫不以造就英俊爲先。而社會之風尚。又以恤孤爲要。凡每歲每籍皆有簿領。以載其數。其規模之縝密。籌給之充裕。期望之遠大。蓋非尋常言恤孤者所能及。今東莞張次溪先生膺淮海第三區督察之命。卽以要政首重教養。既設雙照教養院於宿縣。又集所屬宿泗靈璧之孤兒無依者若干人。設秋晨慈幼院於宿縣小東門內雙照學校。以陶育之。用心之苦。設策之周。固欲復隆古教養之盛。而挽以干戈。易禮樂之衰。使人人皆知操心在此。則庶乎吾國正學不至淪亡。而成善莪棫樸之盛。施之一鄉。而一鄉有效。施之一省。而一省有效。淮海本漢魏以來尙武之地。宋蘇東坡氏述後代帝王起於其間者凡六。而黃巢之輩尙不與。今張先生爲此。俾後來淮泗之士。皆文質彬彬。有以綿洙泗之教。光孔孟之業。蓋以今國府主席汪公勳業所基。實淵源母教。世所稱秋庭晨課者。乃穎之曰秋晨。嚴其教養。使斯院諸生。皆能受汪公童時美善之教。將來之成就固可知。而駕乎常人之言恤孤者。必萬萬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吳廷燮識。

時年八十。

泗縣名宦汪公祠記

李宜偶

張君次溪督憲淮海第三區之明年。以書來告曰。江裁筦領宿泗靈璧三縣。泗則明代山陰汪公子宿舊治也。公爲今國府主席之十二世祖。正德中。知州事。值武宗南巡。江彬用事。索供苛濫。公以嚴正持之。按堵無擾。又市浙西桑苗數萬株。課民樹藝。並募女工。教以蠶織。旣擢官給事中。猶疏免本州運糧養馬諸累。其循績備載明史本傳。及清一統以次地志。而遺愛在人。崇祀名宦。數百年矣。比者巡縣抵泗。以今睿宗之祭久闕。無以妥公靈而申民志也。乃集耆彥。議就夏邱書院故址。改建爲顯祠。訖工有日。敢請記之。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次溪興廢舉墜。以光祀典。甚盛事也。抑尤有進者。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主席勳業炳寓縣。德化在人心。推原本始。蓋由公邁種德以牖其先。而益弘宣祖武。莫之與京。次溪曾爲主席撰行實錄。譜列先系。式昭且詳。今又蒞官於公茆說舊地。景行嚮往之私。愈有不能自己者。吾知次溪非徒營祠堂絜祀事而已也。意其奉宣條教。廉察吏理。必能效法公之設施。大展聲績於淮泗間。以稱塞主席安人之寄。次溪其優爲之矣。遂不辭而爲之記。並係以詩曰。

山陽之鄉。千巖競秀。篤生哲人。德功兼懋。一麾作牧。膏雨隨車。福我州人。以田以廡。權倖焚索。公以身當。土瘠氓貧。公課以桑。公有容裔。闡撫方夏。教澤旁流。祖芬彌寫。棠陰奕世。淮泗之濱。

飲水思源。豈獨泗民。孰張功烈。構堂而祀。愛禮修常。實惟張子。夏邱崇崇。歸焉新宮。風示在位。匪私於公。

中華民國三十有三年。歲次甲申三月。閩縣李宣僑撰。并書。

李楞莊先生傳

錢萼孫

海虞濱江一小邑。而畸民畫史。代不絕人。自黃一峯而下。若吳墨井王耕烟蔣南沙諸家。無不掉臂獨行。奴僕命天下畫士。求之並世。則季悲雲之於山水。李先生楞莊之於花鳥。皆可謂邁迹往軌。胸中度世者也。先生諱鈞。楞莊其字。五十後奉浮屠氏法。改號楞伽。又署伽禪。兄銓。族兄鍾。皆以琴畫書數篆刻草隸詩詞攷訂世其家。自先生少時。席豐厚。襟情高勝。濡染家學。幽居探討。用文史自稱適。顧不喜治舉子業。與任薰任豫沙馥倪寶田君子游。法徐黃逸筆。蛻貌致神。獨闢畛奧。百妍千巧。動合機趣。撫蔣南沙百卉手卷。尤精魄所寓。瓶廬以下題詠者數十家。俱歎絕焉。聲華旣懋。齋金求索。踵趾遺集。然特矜貴。不濫爲人役。有得之者。珍逾瓊寶。先生嗜酒。拍浮觥船。靡判夜書。往往宵半醉酣。左擎鐙。右運筆。槃礴揮灑。數十幅立就。意之所及。栩栩然若欲脫紙而出。殆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耶。先生雖遜於酒。然胞與之懷。秉自遺教。自先世篤於鄉里羣益。先生昆弟紹之。

。展其蘊蓄。復無憚勞勩。邑閭利害。罔勿臆晰。凡所布畫。志蘇萌庶。而天懷超澹。口不張伐。事成
斂退。若無與者。復遠歧黃家言。按疾若渴。爲方參金匱以波羅之法。囊中探丸。起人九死。任恤施舍
。五十年如一日。鄉鄰翕然誦其仁。先生爲人。夷坦諒直。與人交。掬肝肺相喻。不設町畦。恥爲譎觚
鬼瑣之行。放意酒畫。自全於天。海虞多佳山水。蠟屐謁來。夷猶林阜。勝情益豐。與李君西山。築坵
堂於山半。闌楯湖光。掩映軒曠。蕭晨芳節。挾勝流名德。茗飲盤桓。寤歌樂笑。其高致蓋可想已。丁
丑之變。蒼黃迸命。辟地皖楚。奇峯千里。負之而趨。遂忘繭足荒山之苦。閱歲東旋。海氛猶惡。杜門
卻軌。罕與世接。憂生念亂。孤憤內鑠。竟以辛巳八月二日卒。春秋七十有一。考諱塋。妣桑。皆有潛
德。聘嚴。配蔡。俱前卒。男子子三。汝詒。猷。明。女子子一。慧娥。歸同邑金。汝詒早世。猷從
事交通銀行設計。多才藝。先生之教也。

錢尊孫曰。昔韓蘇論藝。以爲機應於心。不挫於氣。愉戚啼笑。有茹必伸。一決於外。故能變化鬼神。
不可端倪。而怪浮屠氏頽然寄於淡泊。視身心若智井。誰與發其豪猛。是說也。余有辨焉。夫解外膠。
滅識浪。滓穢滌而太虛通。妙華無垢。彈指卽現。此亦道之至而技之精也。由前之說之爲魔。由後之說
之爲悟。藝匪魔無以入。而匪悟無以出。必執一而衡。未爲得懸解者矣。先生使酒酣嬉溺於魔。而棲心
禪悅達於悟。斯其所以成絕詣歟。余與令子猷爲昆弟交。獲聞先生之緒論也久。遠離以來。聲效不聞。

冥想前時奉手之樂。倘恍如隔世。天既以百憂成古賢者成先生。奈何靳此須臾。不能一見昇平再造。爲可痛也。嗚呼唏已。

靈壁蘇東坡祠記

張江裁

靈壁古穀陽。黃流所經。而九省之孔道也。出西郭門。循汴河故道。可一二里。有宋代張氏廢園一區。元豐初。坡公自彭城移守吳興。由汴京過此。嘗叩門請遊。爲作靈壁張氏園亭記。所謂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是也。民國三十二年秋。予奉簡命。觀察淮泗。行部至縣。尋坡公曩者遊息之處。而已不可得。其地四周皆田園。惟存巨石一。號曰小蓬萊者。矗立於寒榛宿莽間。旣攝景以歸。慨然有經營翦闢之志。謀諸邑紳李子亞白。斥俸爲倡。構屋三楹。繚以周樊。植以榆柳。顏曰靈壁蘇東坡祠。並圖公之像。勒石堂右。以志景行。旣落成。率僚吏父老。妥神告虔。邑之薦紳先生。咸與駿奔。請予記其始末。予考坡公以元豐己未三月移守湖郡。其過靈壁時。距張氏建園之日。相去未遠。當其興酣爲文。亦豈遂適慮後來之遽廢。而繙捲風物。屈指歲華。津津於張氏之先澤。冀幸獲往來於園。以與其子孫遊。所叮嚀慨歎。一若彈指之頃。早有古今盛衰之感生乎其間。竊嘗誦其言而悲之。夫名蹟顯晦。亦視乎其所以託何若。猶士之賢否才不肖。以有氣力者之毀譽爲輕重。而名不名。固無足論。張氏之園。得坡公一遊

。而世始藉藉焉。有所品目。蓋名園爲天下所常有。而賢人君子之蹤跡。與其文章。固間世而不易得。則予所以爲公祠者。亦曰神明往來憧憬。將樂在乎是。風徽僅存。降監不遠。俎豆尸祝。夫何間然。或者謂公以仕宦之身。偶止斯園。等之郵驛。而八百年後。藉繁蕙藻之薦。無端出於茲邑。果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不知公之文章風節。充塞天地。凡有血氣。咸得瞻奉。祀於天下可。祀於靈壁亦奚不可。然則是役也。廉頑立懦之效。移風易俗之功。將罔不由此。豈徒仿祀典。侈興作。爲靈壁增一故實而已哉。祠始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至夏某月訖工。凡費口百口十餘金。自誅茅闢土。以至監督守護之勞。皆邑紳鄭君蘭生任之。其助之奔走相度者。則張君善彬也。善彬爲園主人宋張碩二十四世孫。例得備書。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淮海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東莞後學張江裁記。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甲申人日。迂園小集。分得寄字。

迂園

雨聲換歲挾春氣。詩客終疑春未至。堂堂人日逼人來。(十二日立春)強藉壺觴飲文字。平生師友豈阿好。杖屨到門胥氣類。不惟孤抱雄萬夫。亦解高吟置餘事。酒闌相顧出書畫。特健藥來真破睡。世衰嗜好久殊科。我輩心靈此微寄。梅枝柳色幾兵火。雁後花前各歸思。坐中何限磅礴人。火急成圖待題記。

人日迂園招飲。拈高常侍人日題詩寄草堂句分韻。得堂字。

映庵

客來一一挾所藏。有似義尊供雪堂。主翁羹調七種菜。却禁寒具汗暉裝。我家書畫久散盡。可攜名蹟心遺忘。獨有定臺探梅卷。難招失馬增悽愴。(先君官湖南。每歲人日。於定王臺修姜白石探梅故事。沈詠孫繪圖。楊性農壬秋陶子珍李次青鄧彌之楊蓬海諸丈。皆有題詠。此卷在南昌諸姪所。聞城陷亦燬。憶光緒甲申。余才十齡。曾侍杖屨。距今六十年矣。)兵凶戰危昔所歎。古今寶墨多焚殃。不見漢世遷山陽。竟以縑帛充帷囊。滬隅僅有獲相保。礙此令節非尋常。南宮庵記重到眼。自省俄隸殊慙惶。(趙叔孺攜宋拓米元章方圓庵記。余己巳年見之。有題。)

十二日立春。久雨放晴。

改歲雨無正。一旬愁閉門。世荒肥稷鼠。時迅報庭援。苦待青回燒。難償火燎原。今朝春始及。旭出不成暄。

哭內弟左良生

自子遷外邑。幸挈與室俱。長沙一火盡。城郭皆焦枯。邇來四五載。地僻罕報書。偶獲數行字。慰情勝於無。昨得令子書。拆視驚子殂。吾儕杖老眼。詎捨千金軀。亂不我先後。願見民害除。豈意子先傾。未能忍須臾。緬懷舊甥館。華屏成邱墟。先妻兄弟親。零落殆無餘。逝者泉九重。存者天一隅。悄然夢循題。末由致生芻。

答五石和詩

孟劬

吟箋昨到浣花居。知有新詩定起予。砌下表泉同錯落。窗間夏木已扶疎。每聆幽鳥思清楚。坐對孤雲想異書。今日封緘遠將寄。渚青沙白一雙魚。

爲世醫張益君題采蘭藝黍圖

拔可

知醫乃爲孝。至行門不榜。雖蒙大夫式。恥比佳士賞。療親須擇術。藥石非憚慌。回天恃血肉。終恐涉玄想。平生活人手。謀道豈勉彊。殆憂醫無功。一念通肝鬢。君子私其親。乞言追已往。誰知碑與傳。

難作千金享。此事不可師。此意政堪仰。圖成爭擁看。草樹生影響。我家辛夷樓。事父世無兩。終身闕
濟德。敢請告吾黨。（先大父病中。亦曾割臂和藥以進。）

夜坐偶成

娟淨

不能痛飲且狂歌。斗室權爲安樂窩。世事皆如爭骨犬。人生真是撲燈。桑田留命千棋劫。蔗境回頭一
夢過。夜永爐溫長至後。天心微覺漸陽和。

綿綿一首

綿綿焉有不亡存。人事天時未可論。歲盡三冬無片雪。家儲萬石盡高門。嬾爲秋谷談龍錄。自署茶村飢
鳳軒。老怯寒衾恆不寐。睡窗漸看上朝暾。

正月十一日。拔可招集墨巢。拜伊墨卿生日。用墨卿集中拜歐陽文忠生日韻。

鶴亭

墨巢主人雙鬢白。新爲汀州作生日。汀州生際乾嘉年。百廿四載長安眠。平生飽挹平山翠。坐閱金焦兩
了髻。官間事了張水嬉。白塔紅橋盡詩意。酒酣重話全盛朝。吾與墨巢艱所遭。揚州近亦被兵馬。十里
過盡無麥苗。斯文墜地衰不起。大亂坑焚從此始。那能款段下澤車。得共少游老鄉里。明年此會誰得知
。燈明酒熟殊可思。龍蛇四壁走生動。早春正及山茶時。座中亦有王安節。往事拜蘇教與說。依前笠屐
作圖。毋使東坡獨稱絕。

僕久客嶺南。前詩未及墨卿守惠州事。成此首。

豐湖水色吳綾白。父老能談公到日。風流遠繼紹聖年。放衙高擁黃綈眠。六如亭外山浮翠。猶似朝雲舊螺髻。墓田封罷寫真珉。波磔縱橫出己意。黨籍不掛元祐朝。烏臺對簿同所遭。有頭幾令搶亞父。有硯直欲焚君苗。絲竹中年終再起。風雅揚州重復始。聯榜招提到處留。唱遍新詞春十里。墨巢曠世心相知。每逢真蹟輒嘆思。元宵未到預約客。謂此正值懸弧時。解頤自慙珊瑚節。世間有幾詩能說。伊家麥麩世有名。持以壽公同叫絕。

元配黃夫人悼詞

夫人諱曾葵。字甌碧。浙江瑞安人。咸豐丙辰進士刑部員外郎諱體立公孫女。同治癸亥會元翰林院編修兵部侍郎諱體芳公姪孫女。光緒庚寅進士翰林院編修武昌鹽法道諱紹第公女。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湖北提學使諱紹箕公姪女。光緒甲午。編修公典試江南。廣生出門下。明年。謁公京師。以夫人妻余。而爲之塞修者。丹徒縣知縣房師會稽王公慶埏也。夫人歸余五十年。中間在京師者十年。在溫州者五年。在鎮江淮安者三年。自辛酉冬。先太夫人逝世。余棄小草。從余棲林下者。迄今二十三年。其從余溫州也。魚軒歸甯。戚郇豔羨。而夫人無侈色。比歲避地海上。爲生事所困阨。而夫人無怨言。此士夫之所難。其婦德有不容湮沒者。夫人有子女各五人。孫男

十五人。孫女九人。初來歸時。居吳門。有話荔園。畫者顧鶴逸。周喬年。金心蘭。吳秋農。陸廉夫。倪墨耕。林琴南。姜穎生。金拱伯。及閨秀彭鶴儔。凡十人。俞曲園爲題籤及引首。題者甚夥。自夫人逝後。欲忍痛爲一傳。冀傳將來。而執筆哀來。輒中輟不能就。勉成二詩。系以小言。存其梗概而已。

兒女星奔強半歸。天涯尙有泣麻衣。蓋棺頓令平生盡。入夢猶疑永逝非。百歲終須泉壤共。一貧纔覺死喪威。殯宮草草成齋奠。纖屑思量願總違。

忍淚重披話荔園。名門百兩迓名姝。當時禁樹人爭妬。垂老繸魚眼已枯。左右想相從愛女。起居煩上敬威姑。全家漂泊知何際。翻羨長眠自在軀。

賣花叟

枝巢

朔風捲雪聲沙沙。淒咽巷頭呼賣花。賣花老叟逾七十。兩頤縮陷齜無牙。呼呼入室釋担立。出視諸花黯無色。蓓蕾如豆凍且僵。細本伶俚不盈尺。叟言賣花六十年。少來出入官前間。朝官歲晚作清供。爭買盆梅與水仙。自將城外培花土。來易城中清俸錢。于今時事如轉軸。接陌連坊空躑躅。豪家甯顧担頭花。貧戶惟_得明日粥。南山煤似烏金貴。人命亦如花命促。呼號風雪日千回。壓担入城盈担出。我聞此言心忡忡。衰頰我亦如花儂。攤錢強與分半飽。移花且共尤冬烘。爆竹不聞過除夕。綵幡無鬢戴春風。

穀日晴

穀日居然得快晴。天於民食特關情。山尊飯顆知無恙。却問修羅倘厭兵。金獸香微綠室暖。紙鳶風軟覺身輕。海王村畔曠曠日。正好攜朋策杖行。

甲申清明前七日。自浦口乘火車至徐州。

榆生

多壘能來亦快遊。長溝相送到徐州。(自蚌埠以北。新掘長壕以護鐵道。)喑鳴人物懷西楚。厚重山形似絳侯。麥浪搖風翻海碧。柳煙籠暝挾天浮。即看丘隴農忙甚。誰信兵戈尚未休。

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日作。是日爲予生辰。

霧籠缺月挂枝頭。三百年來恨未休。寇饑方張原肉腐。宵衣無奈拙人謀。保民哀詔嗟何及。沈陸繁憂恐不侔。爭得君臣成一體。死生相望淚難收。

拙政園

伯治

拙政園林恣勝游。不須傳食遍諸侯。樓欄拍拍狂如昨。幾樹高花在下頭。(辛夷方開)

題海日樓圖

劍知

竄身無地望修門。積淚危欄幾斷魂。卻送滄波趨絕海。難扶落日照中原。蠟庵且戀丹青景。浩汗終沈木石冤。肯與詞人共蕭瑟。煩君珍重不多言。

挽徐積餘

朱霞白鶴動簪裾。海曲收身臥舊廬。工若搓酥閑琢句。勤於掃葉老讎書。不堪服散違玄晏。無復揮毫對太虛。讀徧壁間名士誄。寒天斜日下階除。（皇甫謐得風痺疾。服寒食散。違錯節度。病益劇。）

歸家作

仲聯

微官縛我走京華。今夕翻疑夢到家。何物春光似相識。愁紅開到杜鵑花。十日歸來書閉門。自安筆硯了晨昏。鐵兵隔海飛如雨。那得逃虛此藕根。倦羽心情濁酒知。今年春在故園卮。刀魚燕筍江鄉味。一笑山妻供飯時。亂後房櫳了不存。經營小圃比青門。壞牆一角無顏色。賴有春山補綠痕。眉月依依照叵羅。清宵慣是客中過。便教十夜圓如玉。不補前時缺恨多。團團話裏一鐙深。百劫千塵入短吟。不用鴛鴦嬉倒好。西窗夜雨寫琴心。

任戴三十生日。招飲索詩。

四大爲身不自主。塵土功名一炊黍。遊戲金門着歲星。三十不官何足數。百巧千窮酒破除。十年後更專城居。梅花林下番番醉。舉我籃輿政要渠。

婁江雜感

清士

子規北去燕南翔。短袷初更日正長。百里離家猶是客。半生作嫁未裁裳。烽烟河朔思宗澤。雲雨高唐感楚襄。獻賦十年留不達。却隨時世着新妝。

津梁游倦此停橈。婁水多情慰寂寥。補綴縵袍知俗儉。荒涼廢井測民凋。炊烟絕續因風颺。宿霧依稀帶雨消。舊恨蓬山遮不斷。新來惆悵滿江湖。

重陽後三日。婁東吟社第一集。分韻得婁字。

飢驅祇爲稻粱謀。乞食吹簫到古婁。黃菊漸開詩結社。丹萸已插客登樓。斜陽好處江山暮。秋鴈來時草木愁。收拭新亭閒涕淚。吟成按劍對神州。

郊行

年來轅轅費踟躕。平日郊行意轉紆。秋夢無徵辭海曲。春風有約待城隅。可憐此日桃花面。髣髴當年合浦珠。祇恨崔郎今已去。還卿雙淚濕征襦。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五

豐順丁日昌禹生

奉命赴粵。辦理洋務。事竣留別。(丙寅)

屐氣蒼茫接里門。時艱誰與息紛紜。愧無陸賈降陀術。漫擬相如諭蜀文。名世有才推舊雨。出山無定是閒雲。殷勤知好爭相問。明月揚州剩幾分。

金闕銀樓事渺茫。天教重譯慣梯航。桑恭梓敬民猶直。汐往潮來海自忙。暫與應牛兼應馬。敢誇騎鶴又騎羊。韓江東望猶千里。漫說還鄉未是鄉。(由粵至潮。尚千餘里。)

小住重來伴鄭仙。道人風骨尙翩然。有時袖出如瓜棗。可惜花開過木棉。(來時木棉剛謝。)

往事夢中時印證。新詩筆底半雲烟。(子箴都轉。白英叔起兩觀察。屢贈新詩。)

雪泥蹤迹非容易。一度鴻飛已十年。(丁巳春寓鄭仙祠。距今十年矣。)

自笑困人事竟成。臨歧情緒等懸旌。盟心金石資磨琢。識面江山尙送迎。邊塞烽烟銷有象。衰遲鬢髮白無聲。綢繆牖戶時難失。迴首南天日正晴。

贈南安守黃印山

八年舊雨無消息。今日相逢鬢各皤。青草沼階知訟少。亂山環郭比人多。得歸我欲盟江水。假手君猶待

斧柯。相見艱難相別易。幾時清夢共烟蘿。

借郭筠仙王少鶴陳蘭甫何白英遊潘園。并送筠仙入都。

暫拋簪笏遂登臨。領略風光水淺深。病眼看花原似霧。閒雲出岫本無心。巢痕尙記談溫樹。歸計依然載鬱林。欲舉離觴倍惆悵。未能去後卜晴陰。

蒼茫白塔簪平蕪。前盡西樵後海珠。嶺外名山無泰華。古來遊屐只韓蘇。諸公等是萍浮水。（王何皆寓公。）未老先愁雪染鬚。記取鷓鴣向臺閣。野塘曾憶白鷗無。

何子貞太史由楚皖來吳。以詩索和。已十五年不彈此調矣。被戒爲此。以博一笑。（庚午）

蘇城三月春風顛。幽鳥破夢呼檐前。文書如絲時沸煎。有花不賞同枯禪。忽聞剝啄來高賢。握手一笑別幾年。相傳海外坡已仙。形雖疲茶神完全。偶然拄杖扞肩肩。忽如蛛蝶飛翩跹。太息故里同蛄跕。溪澗難勝大願船。洞庭無風獨綠沿。溯湖涉江入皖川。浮屠偶結三宿緣。堂前問字無彭宣。對酒不樂愁拘牽。拂衣東下消滯延。官衙客舍牀可聯。（相隔半街。）瑯環秘笈勞評詮。夔蛇虺風相並鱗。花下貽我青琅編。筆勢恍若明堂椽。又如龍虎互鈎連。皮骨蒼莽色味妍。憫時頗厭聞杜鵑。籌邊復慮珠崖捐。（皆是日書中語。）生才不用疑大圓。螻伏豈怨時命愆。不調鼎鼎調朱絃。蜀人至今虔豆籩。（蜀諸生奉公粟主。）繫余忝竊專城專。塗抹未慣脂粉鮮。閉目且學癡兜堅。公餘種花時手胼。我寧與我相周旋。先生遇之見杜權。

一楊時爲徐穉懸。沉吟佳句頭風痊。管窺蠡測資陶甄。收拾頑鈍如磨鐫。招邀儵忽鑿數穿。衆毀公譽疑
佞便。欲歸未歸續繳纏。東坡誓江吾豈然。江神那管人間田。請君回問峨眉天。（公罷官後曾遊峨眉。）
子貞太史以詩謝荔。仍和東坡韻二首。

新詩脫手如滿膚。我欲效顰愁硯枯。翻噴仙子召詩債。籍湜走避驚長驅。（兩日三賜詩。催和甚急。）
平時素蠶那得襦。揚腸頗類蠅點膚。騷壇高峙曹鄴伏。無鹽悔遇盈盈姝。十五年來一字無。誰發其覆哦
鯨隅。世人但貴香色好。先生翻賞肝膽麤。雷公舜訇天鼓震。伸手曾摘驪龍珠。主恩未報慙華腴。無功
但飽江東鱸。思鄉且看羅浮圖。

南郭隱几心久灰。牡丹芍藥花信催。看花對酒興未了。又報輪舶新荔來。天仙莫嫌隔雲海。盛以晶盤鮮
可采。四月十一因果奇。掄指風流七百載。先生使節半九州。聲名直接眉與涪。衡山雲深開不得。扶杖
且作滄溟遊。我老無能慙赤子。刀圭何術起瘡痍。去年苦水今苦乾。愁指醉人爲上瑞。君不見燹餘新州
香荔無萌芽。（新興遭土客之亂。荔樹毀伐殆盡。）培灌猶視魚鱗加。（灌魚鱗水則荔旺。）誰能毀棄
糯米臍。（佳荔名。）利擅閩浙絲兼茶。男耕女織寰宇清。異物不寶呼韓邪。絜園雖絜無可家。（先生
爲余作絜園記。實無園也。）太息滄海茫茫爲粟花。

子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噴荔。作詩張之。謂日昌嶺外人。應爲推波助瀾。人事擾擾。無以應命。晨

興驟涼。索枯奉和。

營營飲食亦何有。人生涉世豈爲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爲月日記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風流印證無後先。天公頗憐詩料寡。特結翰墨新奇緣。蔡譜白圖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罵。世間無毀那得譽。玉液瓊漿自聲價。先生法眼真上乘。果王題品無愛憎。火山先熟味少劣。公路所言吾不憑。自別鄉園二十載。白髮如絲不相待。絳雪紅襦半夢中。羅浮山色蒼茫在。簿領親裁汗雨揮。舊詩半作蚨蝶飛。故人佳篇積成債。老來漸藉食言肥。(尤和芍藥詩。尙未踐約。)豈知枯腸等枯蠹。春雨一灑羣芽萌。坐令歌嘯廢鞭箠。羣吏感泣愁公行。西方宿師困羣力。甘泉捷書望消息。緩帶我堪論將才。草檄君當塗醉墨。區區尤物休抑揚。(來詩有坡詩兩章殊毀譽。抑揚信手非詩史二語。)且拋俗慮擬天漿。更來麴塵七萬里。(昨日分贈花旗麵。)醉飽安問行與藏。清空塵土俱夢幻。素餐尙愧銀黃紹。滌澗湘水鑿澄懷。縹渺嶺雲縈倦眼。嗚呼宋香陳絮空清芬。龍眼紛紛今出羣。

子貞太史得家書。知次孫遊泮。以詩賀之。并索和。

門庭佳氣正葱蔥。酒盞朝來定不空。纔喜詩章哦楚老。(東坡孫名楚老。)已開笑口到家公。倦飛林鳥巢初定。鬥喜燈花夜轉紅。寄語鯤鵬須萬里。到天池上始搏風。

貞老評余詩。有老緩雖狂。謹避三舍之語。感賦二十八字。

東風吹夢到金閨。酒興詩情比夢長。昨夜波瀾杯底湧。老緩雖醉未曾狂。

余我如明經以近作見示。感題。

年來笙笛易鏗鏘。忽聽朱絃韻抑揚。從古文章推屈宋。況今將相半湖湘。山無氣魄難金寶。木有精神必棟樑。搔首東南民力盡。欲求椽筆繪流亡。

園居雜興（癸酉）

春風一例到閒門。不別王墩與謝墩。宦海卅年渾似夢。酒杯千載向誰論。焚香掃地供吟興。鑿井耕田盡主恩。更欲冥心窮睡味。又聽吹枕晚濤喧。

農圃曾無一事宜。牽羅補屋費支持。野人偶送無名樹。過客閒題有韻詩。畫意幾分貪杏靄。琴聲何處覓成虧。夜涼風露空階立。月上疏桐鳥未知。

闌干跨樹綠生苔。終日憑欄眺幾回。岸月漸隨歸艇遠。江風時送斷雲來。看花眼老疑春淺。載酒人多惹鶴猜。天下名山半蹤迹。自家邱壑亦徘徊。

五斗何須學解醒。半園風月足平生。雲難作雨暫徒出。泉到回流恐未清。白髮強人宜老態。青山留我寫閒情。更闌花底書聲遠。不覺摩挲到短檠。

梅花繞屋水環天。曲徑緣籬竹繫船。老去始知閒有味。病多方羨健如仙。烟波浩蕩鷗忘返。雲樹蒼茫鳥

獨還。欲問昌黎驅鱷迹。海風吹沒一千年。

懷古登高數釣遊。前朝人物有風流。八千里召邊才急。廿四鐘傳下界秋。放眼梓桑誰健者。只公風骨合低頭。仁夫經濟中離學。漫數黃吳繞指柔。

丹旌東來雨雪零。累公三日住吳舫。空山正自紉蘭佩。上界俄聞隕將星。縱有異同終沆瀣。恨無修業謝英靈。湘雲縹渺難迴首。拾取遺函照眼青。

風雨鷄鳴感寂寥。相望津海忽迢迢。身如鴻爪東西印。夢繞燕雲劍佩遙。不有真儒調鼎鼎。豈能滄海老漁樵。隔鄰蕭寺榕陰滿。閒聽鐘聲過板橋。

兩餘海市見頻頻。翠阜重樓亦似真。過去事如前夜月。半開花已十分春。雲中鷄犬誰能識。鏡裏烟霞倍有神。別後故人應得句。園蔬初綠晚晴新。

見慣沙鷗久息機。却慙五十已知非。新梅有味垂垂熟。遠信難回漸漸稀。伴我尙餘書卷富。幾人能把釣竿歸。杜陵漫賦千間廈。昨夜風號屋亦飛。

朱穎白司馬前攜園居和章見示。昨寄書約以六月望來園看月。十四夜月色佳甚。而君未至。賦此寄懷。

雨霽雲收天蕙里。滿眼月華如潑水。冷然風露濕衣袂。歷歷青山相對峙。人間盛暑此薄寒。江面鎔銀波

瀾瀾。泉聲樹影闌幽境。月在山林勝城市。書來問訊約踏月。月已團圓人未邇。知君愛月未入骨。硯波
淨洗語除綺。焦頭曲突本自擇。（君詩中語）當時枉學屠龍技。灌夫罵座氣殊壯。世人未用相瘡瘡。箕
張牛奮月在斗。嗟我與君共癸未。（君亦癸未生）漫雲五十已知非。若道昨非今豈是。年年歲歲抱書眠
。有似癡蠅鑽故紙。江南舊雨斷消息。海外老坡疑已死。世事飽諳手欲縮。主恩未報心竊恥。鸞鳩決起
集榆枋。縱使怒飛不踰咫。十圍社木大蔽牛。外似輪囷中腐矣。衰慵疾病懶出門。况我柴門誰肯視。月
下哦詩兼種樹。酒杯與影三人耳。君獨時常顧空谷。足音蹙然驚且喜。螂蛆甘帶鴟嗜鼠。酸鹹未易向人
理。新詩十首自澄澈。有似清泉數魴鯉。城中吟壇况林立。未敢進攻先結壘。（謂壽茶觀察。樹君太守
。）陷陣翻疑趙幟拔。退歸又懼諸戎倚。讀書萬卷始云破。閱世千秋方不滓。江山塵土我清空。莫信坡
言先自鄙。誰窮幽壑枕清冷。且入丹田抱黃紫。危機易蹈李代桃。物性難堅橘成枳。今年五月風信惡。
白浪打窗如急矢。漁舟貼水沒復浮。鷗鳥點波驚又起。空江險態尙紛紛。宦海狂濤應爾爾。十年前約往
羅浮（壬戌與君約遊羅浮而未果行。）腰脚已窮心未已。何如欹枕臥草堂。收拾雲山歸案几。風流人物
去苦多。滾滾江流淘不止。園是主人吾是客。古來陳迹皆如此。詩成宿醉猶未醒。明月歸窗照浮蟻。

張壽茶觀察賜和前贈朱穎白司馬七古。疊韻奉呈。順問穎白病狀。

我家本在無何里。長日山前弄烟水。落溼鳴泉萬仞高。（湯坑山即古揭嶺。朱子曾鐫落溼鳴泉四字於山

上。不數筆架三峯峙。時常插入脚中。水珠濺而聲瀾瀾。石洞仙人醉難見。山中有仙人洞及黃野人足迹。不是安期定徐市。足迹更踏黃野人。此山想與羅浮邈。我無仙骨有仙心。時向峯頭奏綠綺。山高水流飛鳥翔。臣之所好進乎技。自撻世網衣化緇。柳生左肘猶疑痛。只望丹砂養地丁。豈期白髮衰天癸。荒倉入骨世味疏。是其所非非所是。無才竊祿心內慙。食罷徒署干木紙。波流壺子幸全生。竅鑿渾沌驚半死。高飛恐被斥鷃笑。退歸且免猿鶴恥。平時侶鴛半零落。幸有靈光相尺咫。新詩如丸轉不竭。洋洋大風觀止矣。批卻導窳聲聳然。但以神遇不目視。爬搔瘡處一迴首。來詩述及江南遺愛。甚以爲愧。往事都如風過耳。鹽車長歎無伯樂。石鼎聯吟有侯喜。婆娑海水星幾周。官雖未遷澤洽理。任公子緇五十特。繫捕鱷魚如釣鯉。大儒傳臚願俎豆。有似庚桑居畏壘。頃發三河山水發。龍蛇前黽蛟後拑。伴社老木已全拔。棲畝餘糧徒剝滓。泛舟何須問秦音。助麥誰能遍都鄙。今早聞大埔發蛟。居民頗受害。黔黎食荼忘苦辛。朱門品花尙黃紫。我今雖伏甘守口。補屋牽羅籬插枳。空懷杜老賦萬間。未效魯連遺一矢。垂釣聊歌白鷺飛。同憂愧爲蒼生起。披簑帶笠閒處行。路人見面相汝爾。朱生贈驢瘦欲倒。穎白正月贈一驢。瘦不可乘。安得十千買而已。昨報東坡已泛槎。穎白前日病幾殆。今已無恙。今知南郭猶隱几。天留詩伴慰寂寥。虛室吉祥應止止。君言齊物物豈齊。蝴蝶與周分彼此。來詩極言齊物之理。何時長嘯入羅浮。迴頭飽看南河蟻。

癸酉重九前三日。冒哲齋太守。朱穎白司馬。周子英刺史。夏子新明府。攜酒見過草堂。盡歡而別。賦此爲謝。

空谷哦風雨。離愁不可刪。披襟轉無語。捫髮已成斑。野樹因時老。青山相對閒。塵心一齊浣。田水夜潺湲。

門外秋如水。閒雲自古今。絃歌循吏化。尊酒故人心。撫劍寄遐想。落潮生遠音。漫勞車馬駐。城市亦山林。

淦淦晚涼天。滿隄開鳳仙。時花難入賞。病骨欲通禪。感事懷韓椽。題牆待米船。(穎白約題壁。)共驚秋已老。荷葉尙含妍。

欲把茱萸插。驅歌已道旁。天心惜良會。風雨不重陽。事過翻疑夢。情深更盡觴。山前認行迹。紅葉擁蒼茫。

梨園文課。至者三百餘人。周子英刺史。李坡樵廣文。代爲照料。用東坡考試官原韻奉贈。

少年學道苦不早。飛升未信金丹好。神仙每遇引回風。枉向江湖夢蓬島。使君前身本仙骨。冷然御風應不老。平生結習今未除。代網珊瑚知有無。文場嚴肅等軍令。將軍真是周亞夫。兼收好采葑及菲。報恩或有酷與屠。明珠夜投且難必。坐中青蓮定相得。神劍明年逢薛燭。一舉凌霄看鴻鶴。(李君擬明年應

禮部試。）

又和東坡監試呈諸試官原韻。贈周李二君。

歸田亦君恩。坐費大官廩。讀書輒健忘。自愧無異稟。賢宰有濂溪。周旋計三稔。愛才真入骨。如渴思得飲。靈芝生土壤。琥珀出桃瀋。樹人如樹木。佳士任題品。春風馬蹄輕。看花莫荏苒。積厚流必光。敢謂相信審。此邦際有明。人才健特甚。溫溫廊廟玉。燦燦雲雁錦。廣廈寡寸腐。長隄絕沙礧。就中翁與郭。高步驚衆隄。相去二百年。風骨猶凜凜。鄒魯今異昔。淵源有餘浚。使君重前轍。好音化桑葢。學官况耆碩。羣彥皆斂衽。行當拜文翁。豈僅祀高朕。紛紛食葉聲。作歌幾來諗。文成當大嚼。園丁助調餼。咀經復茹史。含任兼吐沈。主人老無事。食罷便酣寢。往往夢曳白。有字不敢銜。催歸角聲嚴。已覺口餘噤。黃梁知熟未。莫索邯鄲枕。

李坡樵廣文和東坡呈監試官韻見贈。疊韻奉呈。

腹笥富曹倉。萬斛儲囷廩。詞源汨汨來。捷敏知異稟。江東推二陸。（令弟以甲榜官部曹。）拔幟已屢稔。雖儲首藉餐。不藉盜泉飲。我才老且衰。胸無升墨藩。偶持布鼓擊。乃荷味淄品。獎譽借齒牙。愧覲內增往。爬搔舊癢處。撫心時細審。君才足樑棟。潦倒乃特甚。行當謝寒氈。豈僅製美錦。籌時識尤卓。蟻穴虛砂礧。（來詩言及庚午津門之役。於中外交涉之事。殷殷致意。）海波昔飛揚。騏驎皆踔躐。

。堂堂兩相公。（會文正公。李肅毅伯。）壯氣千夫凜。而我虱其間。狂瀾拭蛟涎。幸因虎在山。藉免鳩食甚。近聞魁鬚酋。內壤分左袵。夜郎大擬漢。王始驕稱朕。縱暫事羈縻。徒戎論當訟。漏網惜吞舟。時宰嗟失任。念此廢寢饋。坐令腰瘦沈。從來臥榻旁。豈容酣睡寢。偷閒搜詩句。肝腎苦彫鏤。奇文三百卷。徧誦口齒噤。（會課三百卷。皆君核定。）眼底盡雲山。臥游好欹枕。

以書贈坡樵廣文。約來樓觀藏書。並乞惠竹。書去而君未臨。竹亦未至。再疊前韻奉和。

倉頡昔造書。羣鬼哭天塵。累積千萬軸。陶鑄衆生稟。潢池忽興波。焚毀逾十稔。嫫媿付一炬。見者淚輒飲。我時苦搜羅。如吸杯底瀋。百宋在一匱。往往得神品。（吳門黃羹圃百宋一匱所藏宋槧書。歸余者甚多。）此中真有粟。豈復植麻菹。寶笈不自秘。欲藉差觀審。愛書兼愛竹。於竹尤特甚。屢乞顏顏報。投羹冀引錦。荷鋤待此君。商量汰沙礫。相望人轉遠。泥行疑踣躓。夥頤覺沉沉。銀河瀉欲凜。（連日大雨傾盆。）野徑露已零。山雲寒尙淄。（種竹遇陰雨。無不活者。）悠然來清風。勝贈一寸莖。南園約鼓枻。東齋定褰衽。（俗稱教諭爲東齋。）夙知齊物論。何分台余朕。空谷竟然至。足音期來訟。新詩况重疊。珍錯異常任。高詞壓元白。奇句傾任沈。散人無町畦。投老百務寢。祇餘文字習。苦欲梨梓鏤。竹徑抱書眠。一任舌本噤。盤中何所有。先生且高枕。

謝周子英刺史送竹

正愁三徑無松菊。何意先生送竹類。十畝經營方苦熱。千竿蒼翠欲揜春。滑川頗擬嘲坡老。前送竹多不活。谷口誰曾伴子真。便把清陰當棠蔭。不辭千萬買東鄰。

劉樹君太守見賜和章十首。賦謝並送行。

江風來無時。悠然滿襟裾。因風思故人。別已半載餘。形迹雖未密。肝膽先已據。海潮漲漫漫。剖得雙魚書。驪珠五百六。一一懸旒旟。清言似翻水。衆壑含空虛。但以指喻指。信知魚非魚。上言級蘭佩。艱難襲琮璠。下言謝擔荷。恨不親犁鋤。斯民得亭毒。意氣方發舒。曾願勸民歌。惻怛動比閭。汲井勿使渾。立苗良貴疏。傷哉天閉曠。而乃負驪車。驪車且勿負。却立瀕與洳。

去秋菊花開。五馬賁巖竇。草堂雖未成。藤壁綠已透。江光照鬚眉。快意出邂逅。縱談十二時。真氣動列宿。兒童窺君實。奔走昏追晝。而君殊欲然。饑溺若抱疚。嶺東三年旱。橫目半顛仆。坐令困鞭箠。束縛復馳驟。弓燥資手柔。來詩中語。正待補罅漏。鴻爪忽東西。窗日幾相就。聖人今當陽。樑棟倚翹秀。行看擁節幢。舞巧在長袖。園中柑與橘。手澤染如舊。重來知有期。敢作公遠嗅。我衰復多病。荒僮中膚腠。安心退如膜。山木猶自寇。幕中吾舊雨。謂某君。玉質謝鑄鏤。何當御風來。山頭石共漱。

張壽苓觀察見示和詩十首。賦謝。

年來將相出湖湘。君亦乘槎到海旁。衡嶽雲開天柱淨。羅浮秋老酒杯涼。韓蘇屐迹詩留住。屈宋騷情夢

引長。莫恨行春十年久。山頭橡木已蒼蒼。

珍重瓊瑤十幅披。傷春感逝意迷離。美人香草無情老。（君時悼亡。）落月停雲有夢知。笑我入山徒寂寞。求仙無藥且遲遲。雪鴻迥首登樓處。曾否棉紅似往時。（道署西園。余舊遊處也。）

張壽荃觀察和前韻見贈。尋韻再寄。

手掬清泉濯且湘。乞身如置鏡湖旁。未能海上乘雲去。漫信人間抱炭涼。雅量頻年懷叔度。清裁猶自愧真長。華陽洞裏笙聲好。椽筆何時署蓋蒼。（君約題園中聯額。尙未寄至。）

新詩疊疊不停披。尙憶春江唱別離。三宿因緣桑下記。（君住園三夕。）十年心事月光知。人疑彭澤門關早。我惜長沙袖舞遲。（君蒞湖十年。）指顧天風送宗慤。掛帆須記落帆時。（舟中送別詩語也。）

園居雜咏十一首

背郭築草堂。堂成燕雀喜。一屋安筆硯。一樓置書史。其餘四五屋。編竹與茅耳。江水幾時有。開門清見底。江外卽青山。亦復偕臥起。烟雲納枕席。蒼翠濕衣袂。風來鳥雀喧。潮落漁舟熾。倚枕理釣絲。不問魴與鯉。遙聞叱犢聲。田水應足矣。因病始乞閒。得閒病或已。那知閒與病。朋黨久周比。始識造物心。予角卽去齒。齊物物豈齊。定心心未是。欲悟我非我。且以指喻指。

高槐蟬響清。傾聽忽已息。不肯飽俗耳。餘韻自秘齋。炎官火傘張。城市驕陽逼。空山亦何有。樹影四圍寒。欲掃石磯坐。淨綠不可拭。竹屐缺窗扉。寒帷見山色。清風無介紹。出入如舊識。讀書不知疲。午睡或至晨。暗潮弔寒蛭。枕底聲滅滅。登高四瞻眺。閭閻如見卽。長空淨無雲。萬井炊烟直。暫欲棄羈絆。遂擬學稼穡。耕田與鑿井。畢生歌帝力。

日暝羣動息。林壑收野趣。銀河浩無聲。高梧滴清露。石罅暗泉咽。籬眼流螢度。明月照棲鳥。飛噪如見捕。老榕影在地。遠視驚已仆。奔濤齧石脚。夜風一何怒。夢中疑戰鬥。既覺汗流袴。漁火出復沒。明滅不可數。大江淘日夜。人物積新故。慷慨擊缶歌。鄰僧亦驚寤。禱祈仙佛靈。針砭烟霞病。歌哭亦偶然。勸僧且勿怖。一樽聊破戒。殘燈翳復吐。

中歲嗜古籍。簡編時在手。佞宋復佞元。第恨乏科斗。人或嗤畫龍。我自饜芻狗。思誤亦一適。窮源須緩扣。不嫌萬卷陳。但恨二豎蹂。文園豈消渴。昌谷輒干嘔。漸覺入膏肓。何自致枯朽。夜夢儒冠人。自言忘年友。指示痼疾由。恍若肝膽剖。瑯嬛本福地。俗客奚可守。君非蓬島仙。藝苑漫蒐取。譬如鷄皮翁。強擁盧家婦。情意不聯屬。自顧增老醜。又如灌園夫。遯膺青紫綬。進退失常度。有若被械扭。彼蒼吝清福。不在富貴後。胡爲聚寶笈。享之若敝帚。何不學處仲。開關任奔走。送書如送窮。去病猶去垢。聞言意開豁。默審心沮忸。思欲捐夙好。又恐受誑誘。去書若存病。無苗徒剩莠。吾書亦有神。

教一卜休咎。稽首決從違。神曰然否否。

健竹復種竹。園草先去蕪。周圍屏沙礫。柔壤勿開墾。原泥厚包裹。又木相撐扶。譬如遠役客。勿令傷瘁瘡。園丁老且黠。保護如妻孥。清晨視葉針。一一懸露珠。今年陰可藉。明年筍可廚。見彈思鴉炙。應笑非吾徒。

儒家重遭際。佛家重緣因。善因恩所兆。惡因怨所鄰。人心險山川。刀劍生笑嘯。蜃樓與海市。頃刻來無垠。兩合必溢美。金寶仙佛神。兩離必溢惡。虎狼蛇鬼貧。報復快牛李。嘗臥忘膽薪。水火釀金革。矛盾成秋春。倏忽數十年。彼此皆埃塵。試問埃塵中。豈復有貪嗔。蝴蝶與莊周。夢時原一身。覺來分二物。積久成越秦。人生似逆旅。江山乃主人。我年已半百。更是賓中賓。胡不飲美酒。餘瀝漉葛巾。野叟送雜樹。時煩老牛馱。袖中裹瓜蔬。藉作羹酒佐。呼叟共舉杯。長揖乃就坐。微叩農圃旨。謂勿求速過。但當事灌溉。莫遽望春磨。因時去螽蟥。順性戒摧挫。與爲宋人振。甯作汲公臥。微言括至理。語小中實大。治絲前已忽。溼耕且先課。夜闌望北斗。歷歷懸七個。遠山銜缺月。欲出差半破。再拜謝叟言。垂老資切磋。

飛鳥翔千仞。稻梁謀不易。籠鳥有餘食。幽鷲難鼓翅。兩鳥忽相逢。悲鳴剖情僞。各自有歡娛。各自有苦累。必謂卑棲辱。不如高飛志。得毋戀飛燕。將謂環不媚。不如乘鷲馬。聽其所自至。坦途不急趨。

遠境不遠避。寒翁任得失。獵公莫三四。天地一虛舟。吾生本如寄。

少時愛逸學。恨不常牧牛。老來有牛牧。又懼旁人羞。閉門學種菜。十日盡一畝。微雨止復作。籬邊葉半抽。艱難愧僮僕。一熟願已酬。曾效東坡老。去作瓊海遊。文字公獨健。笠屐吾亦猶。又笑韓退之。驅鱷如驅蠖。胡爲力未定。皇恐更不休。當時祭神來。遍踏海上洲。不知吾此園。足迹曾踏不。二公雖遠謫。懷國遠且周。去者長已矣。來者誰與儔。君門真萬里。北望心悠悠。

聖人亦責人。人薄躬則厚。而我實反之。所以膺羣詬。風弱猶縱帆。舞拙空舉袖。但求盡馬力。不復問鞭撻。恩義使師友。願隨羶臣救。何藥使心安。有木始自寇。君看泰山石。暫歷遂穿溜。妄念如去草。未雨先萎梅。清風悠然來。池水紋似縐。靜中憶往事。愧悔不可窮。

朝披萬里書。微雨空山涼。春風隔天末。蘭芷猶自香。書辭半寸厚。離緒千寸長。恩愛逾骨肉。期許重此岡。病時柳甫芽。柳今比人強。憶當分手時。有淚不敢浪。一見機紉子。再見海變桑。人生得幾見。白日何堂堂。袖書不忍覆。碧海烟蒼茫。

送劉省吾茂才秋試。并柬陳蘭浦廣文。

幾度榕城同玩月。秋來月好覺西東。月光自古珠江大。海水何年廣嶺通。聽說看花須少壯。可能入彀盡英雄。陳耆老去猶懸榻。洗眼街書付鶴鴻。（蘭浦乞陸氏春秋甚急。）

周子元世講以志學之年游泮。書此遺之。期其遠大。

綺藏歌芹藻。干將出匣中。神駒行自遠。乳虎氣能雄。步合追翁郭。文宜貫日虹。元音零落久。因汝撫絲桐。

贈完滄湄明府。仍疊寄張壽荃觀察原韻。

蘭芷遙情寫沅湘。香風吹不到君旁。酒杯慣共肝腸熱。團扇真知篋笥涼。老眼未花書有伴。荒城如斗袖偏長。餘生只剩看山癖。何日扶筇夢點蒼。(君雲南人。昨宵極談昆明湖點蒼山之勝。)

治譜方書手自披。醫人醫國兩難離。(君兼善醫。)宦情似水閒鷗笑。舊夢如雲白髮知。風定叢篁猶瑟瑟。民窮鞭筆且遲遲。開尊莫負重陽約。記取籬東菊滿時。

送吳小瀛秋試有序

吳小瀛茂才。相別三十年矣。茲以秋試過揭陽。縱談往事。恍在夢中。詢當日侶舊。半多物故。其兄梅菴明經。亦沒十餘年矣。燈前相對。爲之撫然。明日卽附輪船入省。口占是篇送行。

憶昔與君共窗讀。夜夜書聲出茅屋。鄰翁驚醒不得眠。亦復長吟歌當哭。君今彈鋏嘆無魚。我未能謀慙食肉。蒼顏白髮忽相見。尙未聞聲先拭目。風塵飄泊幾經秋。說着元方涕泗流。當時壇坫爭牛目。此日零落歸山邱。卞玉銷埋誰入貢。醉中時常踏破甕。門前柳樹今幾圍。迴首卅年真一夢。沈沈風雨夜如年。

酒酣拔劍且烹鮮。聞道龍門猶未遠。鯉鵬擊水真三千。輪船明日如飛去。惆悵今朝送君處。

張子青制府。自吳門以冬心先生所畫古佛寄贈。潘季玉方伯亦郵賜長篇。寫懷賦謝。并懷何子貞太史。馮敬亭宮允。仍乞子翁繪賜白描山水。

先生貽我古佛畫。披圖但有枯樹枝。平觀側視骨隱起。闐然忽見鬚與眉。至人本自泯色相。俯瞰世界空
雄雌。無餅無鉢俱不礙。但恨右手無酒卮。蒼茫獨立光四照。何年所造何物爲。冬心老人腕力健。落筆
一任旁人嗤。畫佛身已入佛腹。塗抹不顧頰下髭。千縑一幅豈易得。迷者手捫悟者悲。先生割愛遠相贈
。祝我與佛同盈虧。我今隱几已非昔。真契久自參摩尼。本來無觴豈須脩。柴門只有僧敲推。呼牛呼馬
無不可。虛舟不繫由風吹。每笑劉伶好拘束。終年一插相追隨。何如寫意到山水。雲崖波流隨所之。吟
詩日或百十首。但用我法不古羈。推石災黎想不妄。千秋縱有我知誰。養閒主人尤好事。長篇寄贈何淋
漓。欲開反得不閒語。衆毀君譽寧非癡。生公說法動頑石。况曾赤手擒蛟螭。(方伯自號養閒主人。賊
據蘇州時。方伯親督團練扼其吭。追常勝軍欲與賊合。方伯奉合肥爵相命。冒險以利害說洋酋。始獲中
止。)功成翩然謝簪組。侏儒苦飽臣朔饑。同時何(子貞太史)馮(敬亭宮允)兩者宿。健筆扛鼎天雲
垂。我行何止半天下。所見橫目非鼓旗。夢中握手輒太息。變憐眩亦眩憐變。遠香堂畔共酣飲。(子帥
寓吳園。有遠香堂額。沈歸愚尙書所題也。)南望庾嶺如游絲。當年坡老壽卯君。頗資佛法相維持。公

今弟齋籍福輩。用意直欲眉山追。辭官奉母得真樂。此事近無今見斯。(子帥調補崗浙總制。隨情乞養。奉太夫人暫居吳園。)吳門壇坫頃獨盛。惜不執鞭供指麾。翠園有樓假書籍。尙恨無屏吹蠹篋。(新築草堂。有樓三間。爲藏書之所。所欲惟住屏爾。)欲求十指畫雲水。雲邊棟宇仍參差。中間更添竹百箇。開卷便覺風猗猗。過門大嚼亦快事。此意不遣維摩知。先生一笑吮墨起。得隴望蜀真支離。

京邸對月。賦呈潘伯寅翁叔平兩侍郎。(乙亥)

又此三人又此杯。又邀相識月徘徊。眼前宦味覺如本。門外車聲何故雷。望雨待聞乾瓦響。攤書暫把老懷開。七年小別渾如夢。肯信他年夢更來。

臥病衙齋。憂時感事。竟夕不得安寢。聞發榜有期矣。戲效東坡監試呈諸試官原韻。呈孫子授(詒經)王莘勳(粹)兩星使。並東馮展雲學使。(丙子)

幽虛勢礧礧。蜿蜒接天廡。地靈乃人傑。私淑况天稟。馮唐老采風。蘊釀已三稔。(展雲學使。)說士甘如肉。饑渴思食飲。文淵久沾溉。膏馥競拾滷。秋高降輶軒。羣彥待題品。會當儲梁棟。豈但值葵菹。珊瑚縱深藏。網到輒自審。漁竿愧兼旬。衰病我已甚。無功先自劾。學製謝美錦。鴻嗷遍中野。蟻穴沙出蔭。(夏間閩省大水。)海波况飛揚。騏驥皆蹕蹙。同爲繞指柔。誰作秋霜凜。狂瀾不復東。中原盡蛟洽。歎無虎在山。坐令鳩食菴。梯航竟雲集。羣轂亦連社。夜郎欲比漢。王始妄稱朕。(聞議平行

禮節。○職應縱暫事。權衡當密念。合從勢雖乘。投骨或爭任。同役不同心。不見胡與沈。憂天等杞人。時時廢食寢。熱腸吾自愧。綺語君莫鉞。奇文七千卷。讀畢口應噤。桂花香正熟。願借遊仙枕。○連夕苦不得眠。○

子授早使賜和前作。仍步原韻。

君恩許專闕。懷廢太官廩。自笑蒲柳姿。才力拘定稟。風災接水患。民困幾半稔。我時住城頭。有淚輒自飲。飛書乞餘粟。瀟毫不得滲。橫目輒授殮。豈暇別流品。卓哉文游國。勁節振頽荏。○星巖將軍○得免曠官咎。皆藉帝觀審。多君苦推獎。披覽慙益甚。壯語蘇病骨。粲若邱遲錦。坐令百衆驚。珠玉出沙礫。往年笑鼎湖。衰老嗟踈蹶。遙望斗山。氣若雪霜凜。南來念丰采。有如魚待鯁。何期使早臨。泮音草鴉萑。輅車拜新命。變俗更左衽。文化軼前賢。不數翁與朕。春蠶食葉紛。下筆歌來諗。門外鵠立人。題糕待分任。○是日書榜。正值重九。○金菊出蒿蓬。雕蟲薄任沈。蜡燭添幾番。張眼不敢寢。懸知入設文。梨棗早鐫鉞。詩成辭重闕。欲達吾轉噤。○是日扃門寫榜。○一晌熟黃梁。誰借盧生枕。

幸鋤星使賜和前作。仍步原韻。

尺布易斗粟。乃荷倒困廩。無巧本袖長。敏穎出殊稟。才名壓惠山。拔幟已屢稔。○君江南人○郎署漸迥翔。汪洋波可飲。我老硯益枯。磨墨不得滲。偶然有鼓擊。避荷濫瀆品。譽語重邱山。愧慙轉內任。

爬搔到癢處。舊事時一審。(君念及撫吳舊事。)吳中昔烽火。瘡痍實已甚。門飛白項烏。旗擁愁眉錦。
。通衢臥豺虎。良疇變沙礫。我時初學製。驚劣愁踣蹶。蘇困與抑豪。此志猶凜凜。(來詩中語。)衆
毀君獨譽。鱗鱗同喙唼。京華幸識荆。愧贈一寸葦。參商忽十年。何意得辜枉。雲將遇鴻濛。漫說天忘
朕。空谷望足音。况復詩來診。恍如飲醇醪。飽飫異常飪。雄詞欲壓白。奇句竟傾沈。年來謝町畦。垂
老百事寢。文字餘結習。尙欲梨棗鉸。痛哭少長沙。一任舌本噤。何當贈當歸。宵眠冀安枕。(連夕仍
不能眠。)

展重九日。吳春帆大京兆。邀同孫子授王莘鋤兩星使。暨葉善堂盧藝圃兩觀察。到園賞菊。力疾強
陪。入夜不寐。勉賦奉呈。

衰病謝塵事。爲君聊啓關。薄寒花信早。微雨酒杯閒。得得客何去。(莘翁行有期矣。)飛飛鳥欲還。
東籬一千本。秋意未應刪。

樓勢將山抱。(園有抱山樓。)山還入座中。暫爲無事飲。慙作應聲蟲。舊夢如飛轂。歡聲溢采風。誰
賓復誰主。同是踏泥鴻。

舊雨多京洛。因君一寄音。(伯寅叔平兩侍郎。昨有書來。病中未能作答。)看雲千古意。種樹十年心。
。自愧羊公鶴。相期傅說霖。經過惠山石。(莘翁順送回籍。)應記屐痕深。

宵睡何曾着。丁丁惱漏長。花清詩有骨。溪漲夜添涼。三徑松應在。經旬桂尙香。眼前秋滿地。難怪鬢先霜。（座中盧葉二君皆長於余。而余鬚髮先白。）

恆春題壁（丁丑）

東瀛已是天將盡。况到東瀛最盡頭。海水自來還自去。罡風時發復時收。徙薪曲突知誰共。啣石移山且自謀。飽聽怒濤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虬。

人日題詩寄幾人。春風吹我到恆春。君門萬里行何遠。鄉夢千重境未真。瘴雨蠻烟供嘯傲。奇峯怪石亦精神。欲書千本回心曲。遍付穿珠貫耳民。

初秋病痞。有人勸遊山以舒其氣。適林少梅徐香坪兩明府。邱翰臣陳鈞六兩孝廉。盧九帆司馬。邀遊桂竹巖仙湖寺。坐定而樊一峯明府自郡來。良會頗歡。歸途風雨大作。因作四詩。（戊寅以下。

歸寓揭陽作。）

病起思羅浮。欲往隔千里。何如桂竹岩。來去半日耳。赫赫火傘張。入秋暑未止。破曉事攀躋。賈勇窮巔嶮。到門佛突兀。石屏平如砥。空廊羅幽葩。含露葉薺薺。山僧苦無雌。養花如養子。苔塔流清泉。淨垢兩無結。我欲持釣竿。恨不躍雙鯉。誰窺衆妙門。一叩真禪旨。危崖石重疊。何人代積絮。可望不可卽。秀翠入肌理。當年腰脚健。五岳半脫屣。衰病迫人來。足窮山未已。何殊過門囁。所得盡渣滓。

靜中聞佛笑。一切都如是。

涉目不知倦。忽見銀河傾。豈知雙足底。又有雷霆鳴。奔流戰臥石。萬古終轟轟。翻疑仙湖仙。快奏金石聲。可漱復可枕。永與猿鶴盟。胡爲欲出山。爭先此碎旬。轉將世味濁。消此本性清。要知出與處。皆同子在杵。行當此結鄰。飽聽吹竽笙。更於層石下。亦復築數楹。虛願何日遂。二子煩經營。

訪勝踐夙諾。更約雙飛鳧。素交二三子。游釣皆吾徒。行于雜歡笑。不復憂羈孤。何期意外客。相與聚一隅。不速惠然來。清風與之俱。婆娑學少年。忘此白鬢鬚。當時韓與趙。遺風猶在無。轉瞬忽千載。空懷明月珠。驅鱷更何人。弔古一長吁。

游久忽坐忘。暑氣逼亭午。歸途衣飄飄。清颿助揮塵。方忻因炎溽。得此晚涼補。暮天忽如墨。竹樹爭掀舞。旋風恣逢迎。雨力壓飛弩。如騰萬馬聲。如擊千軍鼓。誠禱吾亦能。山靈未應侮。爲何惡作劇。撲面盡塵土。安知非羣仙。招我歸洞府。果然脫塵凡。曷足戀簪組。有若蒸成菌。神奇出臭腐。轉愧夙緣薄。風散煙縷縷。歸來臥東牕。山月正吞吐。

再題仙湖寺

東風吹夢度仙橋。十里輕烟送畫橈。黃葉堆門僧睡穩。飛泉鬥石水聲驕。秋光未老雲先懶。佛法難降酒且澆。遊客太忙山太靜。漫留屐齒伴松喬。

題劉笏堂觀察琴堂圖

琴聲能韻其能腴。我亦傷心是少孤。(先君亦嗜琴。今閱此圖。愴然有感。)再聽宮商向何處。碧茫茫
草有香無。

後園居詩十一首

入世此碌碌。爲官復爲儒。吾雖自稱儒。人謂老而迂。行藏動得謗。名亦與之俱。名者實之賓。無實觚
不觚。圖恩久未報。愧此七尺軀。痼疾况綿劇。生意半已枯。坐會塵土容。來作山澤癯。園花白如雪。
掩映病客鬚。沈沈瑤玉宇。寶蓋盛醍醐。皚皚天池閣。玉樹交珊瑚。滄海不可極。青天不可呼。何當飲
上池。使我心骨蘇。戀戀芹曝忱。摩挲明月珠。

神仙歲月殊。七日抵千歲。若計十萬年。僅以二年計。天上棋一局。人間身幾世。光陰速如電。彭殤實
一例。仙丹能長生。不能變少年。廣成與王母。華髮應垂肩。安期羨門塚。定葬蓬萊巔。下界不得見。
家家呼爲觚。有新必有故。紅顏那可駐。我不求長生。但求無疾苦。

深夜不能寐。披衣起憑欄。長空浩無雲。白露清漫漫。西南發微光。流星如彈丸。豈獨萬籟寂。空江無
波瀾。微聞竹露滴。淨我肺與肝。非我非非我。廓然宇宙寬。桐禽忽驚噪。缺月窺林端。取酒月下飲。
酒月相對歡。月光爲我來。豈爲杯與盤。不覺衣袂濕。寺鐘添曉寒。

吾園本無蝶。花開蝶卽至。問花所以然。謝未遠招致。問蝶所以然。栩栩張兩翅。可知天地間。感孚理非異。池成魚自生。室完鼠先備。宮中鼓鐘聲。宮外聞者醉。閒居欲妄爲。請叩花蝶義。

草屨枕江邊。漁舟繞我屋。翻疑屋卽舟。可釣不可讀。高歌聲入雲。驚醒漁翁魂。窺我誦書史。聲聲譽我勤。非真譽我勤。喜我有酒樽。我不爲釣魚。亦不爲讀書。陶然適有餘。天地皆吾廬。餘瀝酌漁翁。業異醉則同。一棹入江去。萬古煙濛濛。

東坡愛騾駘。昌黎喜壁蠹。營營名利心。侵淫入毛髮。耕穎與誓江。清願久乃悖。要皆中樂少。故爲外物齷。二豪且自塵。餘子更咄咄。何如在江湖。寸心懸魏闕。

我昔喜種樹。自灌還自鋤。四年復旋里。生意日發舒。遠勢欲干霄。亭亭環吾廬。去年蔭一畝。今年蔭畝餘。而我撫鬢鬚。憔悴無人譽。鬚白猶可燃。髮落無可梳。徘徊此樹間。歲月堂堂徂。人老日衰茶。樹老日扶疏。吁嗟種樹人。反不能樹如。

曉起巡阡陌。泱泱流泉鳴。始知昨夜雨。滿田皆水聲。老農釋耒喜。慰此望歲情。前夕桔槔苦。杯勺難取盈。今朝溝澮滿。欣欣禾黍榮。天意厚橫目。開闔全衆生。又懼久陰晦。根腐苗不萌。四海皆胞與。焚香祈朝晴。

雨霽山忽近。俯仰似欲語。山邊塵與煙。一洗無齷齪。靄靄映粧呈。軒軒螺髻舉。中峯更明淨。秀翠直

可茹。似憐幽人迹。欲與結儔侶。青山既吾親。吾肯青山拒。泉石供漱枕。猿鶴訂縞紵。蠟屐偶登臨。眼界小吳楚。囊中詩句少。換取歸雲貯。雲歸豈堪出。山靈笑相許。似聞帷幄中。濟濟皆伊呂。迴瀾幸有人。白石聊自羨。

城市人看月。看月圓與缺。山林人看月。看月出與沒。月沒能再出。情離難再結。冉冉芙蓉花。徘徊不忍折。欲以贈君子。貌歡心不悅。肝腸各自異。誰能強一轍。生前殊榮辱。死後等枯骨。越石指肯柔。廣平心尚鐵。徘徊復徘徊。且看花與月。

佳節修重九。我歸行一年。南方氣候殊。荷葉猶田田。荷花餘幾枝。籬菊開未全。美人隔雲海。贈我瓊瑤篇。讀之涕滂沱。情思何纏綿。欲往從之游。海闊波連天。不慮道里遠。但願情意堅。秋風已策策。秋雨何連連。嗚嗚鷄鳴聲。孤芳難爲妍。寸心託金石。不在蹄與筌。願存保晚節。亦兼飽食眠。

重九

重九年年客夢催。今年重九故鄉回。是真弔古懷人節。誰稱登高作賦才。萬里觚棱時極目。連宵風雨獨啣杯。菊花可插便須插。莫管人間笑口開。

遊南庵。并弔陳紫巖太守墓。

古刹藏山腹。佛間僧灌田。慵雲飛不起。紅豆種何年。偶聚二三子。來參清淨禪。故人今宿草。回首一

倭然。

口號贈林竹坪（辛巳）

鼓山山高四千丈。南山撞鐘北山響。就中古松十八株。人間無天上亦無。我時題詩古松下。追隨幸有林生者。天池作硯筆欲搖。銀河貫胸氣如瀉。曾聞手弄明月珠。曾踏滄海遊澎湖。欲通閩閩額扣關。冥冥風雨空號呼。絜園杏花開似雲。打門驚落花幾分。今之隱几非復昔。恨君不見平原君。嗟乎林生行路難。世間誰憐范叔寒。不如迴帆仍向鼓山去。撥雲重覓題詩處。

海日樓書畫題跋續

嘉興沈曾植子培

題祝京兆草書秋聲賦卷

京兆草法。以資氏字格擬之。可當所謂千種風流曰能。百般滋味曰妙。筆墨相副曰豐。體外有餘曰麗者。其神采出自天然。又資氏所謂鴛鴻出水。更好容儀者也。凡狂縱而筋骨拋露者偽迹。膏潤不足者敗筆也。昔人嘗謂京兆草法啓南畫。真跡十不得一。（此明代人言）固然。然以余上說驗之。披沙揀金。未嘗無得寶之法。要當從肌理辨之。肌理之美。得之天賦。在宋惟東坡。元爲吳興。明爲京兆。本朝獨李順德侍郎耳。世人評書貴瘦硬。知此者鮮。論京兆書。弇州最詳。鑑亦獨真。節錄若干則於左。藝苑卮言曰。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爲最。文待詔王貢士次之。京兆行草。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稍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他不論也。惟少傳世間。有局促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爲人譏爲亂真。殊可憎耳。待詔少年草師懷素。晚年乃絕不作。王貢士行法大令。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軒輊。月峯書畫跋云。秀媚中逸態。是京兆書本色。若作颯強老筆。是故矯其極者。又云。京兆書於顛史不近。狂僧稍近。然駸姿處多。要非正派。若謂素骨而米姿。庶爲定評。顧又恐許京兆太過耳。弇州謂希

哲如王謝門中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此評最當。丙辰中秋前二日。

題仇十洲桃源圖卷

仇實甫以臨摹唐宋。擅一代名。其用筆楷正。敷采古厚。實有闔二李摩詰二趙伯時堂奧。而同參共證者。其秀麗可及。嚴整不可及也。此卷極工細。極峻拔。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政恐千里見之。尙有出藍寒冰之愧。錢松壺論青綠著色。尊十洲而薄石谷。有以也夫。

文休承嚴氏書畫記。趙伯驥桃源圖一。伯驥乃伯駒之兄。高宗時。嘗奉詔寫天慶觀樣。命吳中依樣造之。今元妙觀是也。其畫世不多見。此圖舊藏宜興吳氏。嘗請仇實父摹之。與真無異。其家酬以五十金。由是人間遂多傳本。然精工不逮仇氏遠矣。又伯駒桃源圖一。與伯驥所作。不甚相遠。其後亦有高宗親書淵明詩文。蓋當時畫苑中。每一畫必令諸人互作。皆以御書繫其後耳。

界畫之難。不獨分寸折算而已。郭忠恕用篆筆。李龍眠行筆若鐵綫。自非妙會薪傳。博觀名蹟。此祕罔未易窺。衡老細楷。實甫工筆。異曲同工。五百年間。故推獨絕。世言仇氏子虛上林圖。較千里原本。有若揭書。纖毫不失。然則雖謂二趙精神。得實甫更延千載。無不可也。予嘗以此卷衡量仇畫。且亦藉以證世間所傳二趙之蹟。如皋冒氏藏六觀堂圖。最爲吳中名軸。對案同觀。猶覺彼神明差弱。其他固不
論。

休承謂原本在宜興吳氏。衡老跋謂在徐氏。後爲好古者物色以去。意此卷由徐入吳。而所謂好古物色。蓋卽隱指鈴山堂耳。衡山跋在甲寅。爲嘉靖三十三年。越十一年乙丑。分宜被籍。休承奉檄至袁州。閱其書畫。則衡老沒已五年。不及見矣。光緒二十八年。太歲在玄默。臘嘉平。

題陳章侯畫冊

平生所見老蓮畫。無有卓絕如此者。或恐遂爲海內第一。又恐貧家不能久守。此時見取。他年爲愛別苦也。宣統八年穀雨後二日。李鄉寐叟記。

題董文敏山水冊

太傅抱齋周長先生。蓋宜興相國也。宜興加太子太傅。在崇禎五年壬申。其罷相在六年癸酉。而先生以四年辛未起故官。屢疏乞休。至七年甲戌而後得。諸跋中所謂請告杜門也。宜興歸里。道出南都。故云不獲命門之錢。先生其年蓋七十九。此最晚年作。故是難得。宣統辛亥。乙僧。

香光所書元輔周抱齋三載一品攷賀序。刻在清華齋藏帖中。

題徐燦畫觀音像冊

秘殿珠林釋氏畫冊

陶朝蘭秀徐燦畫觀音像一冊。(次等元一)

素絹本白描畫。款云佛弟子徐燦敬寫。第一五六七幅識戊子長夏。餘俱識戊子夏日。計十二幅。又釋氏畫軸。

國朝閏秀徐燦畫禮佛大士像一軸。(次等洪一)
素箋本白描畫。款云徐燦敬寫。

國朝閏秀徐燦畫瓣蓮大士像一軸。(次等日二)
素箋本白描畫。款云佛弟子徐燦敬寫。

戊子爲順治五年。先於素菴相國序批政園閏二年。此冊題丙子春日。則在崇禎九年。素菴尙未通籍。湘蘋初試筆墨之時也。玉映閨房。豪端想見。一品夫人小章。意是後加者耳。庚戌十月。護德瓶齋識。
題文衡山書畫冊

宋徽宗晴麓橫雲直幅。清河書畫舫著錄。今在武昌陳氏。余嘗命爲宋世唐畫。其規擬摩詰。精思通微。正使摩詰復生。固當有亂真之歎。曾寄余齋十餘日。去今數年。雲氣時時縈余夢寐也。待詔畫宗摩詰。精詣且不減道君。雖時代限之。而其(下缺)

題黎二樵山水冊

光緒丁未季春。葉畦自上都寄贈。逸懷孤賞。軼出常蹊。以配道古堂冊。爲敦習齋中二逸。寐叟。

題劉松年明皇按樂圖

開門畫所見蓋多。收藏家都不能定真僞之判。余特以其筆鋒毫力辨察之。自謂十得七八也。此圖蒼鬱處乃與李夏沆瀣一氣。定是南宋物。嘉隆吳兒。詎能夢見。

圖中樂器用器。頗足爲攷古之佐。前一段是花奴羯鼓事。愚于鼓不免有疑。松生歸可詳攷之。

題米南宮書唐人賦得初日照鳳樓詩卷

此書真有墜石驚雷之勢。天門鳳闕之奇。留玩經月。彌覺精神湧出。虎兒無此規模。雲壑無此神力。肉眼人固不敢遽定爲書仙真跡。然非建炎後人所能辦決也。江陰陳氏。有北宋十五家尺牘。是歷代名家鑒定真迹。後有見者。其信余言。宣統辛酉八月朔日。海日樓書。長水寐翁。

題劉貫道繪金顯宗西冷探梅圖軸

此金世宗世子允恭像也。章宗卽位。追諡顯宗。事蹟具世紀補中。允恭撫軍監國。有賢聲。其卒也。國人痛悼之甚至。世宗尤悲之。章宗之立。因父故也。史稱允恭少年狀貌雄偉。而此像清癯。乃若病者。攷乙巳爲大定廿五年。圖成於二月。至六月而允恭卒。所謂天人報盡。衰相先見者耶。西冷探梅。猶是海陵立馬吳山故意。劉貫道固嘗以貌海陵得官者也。圖中開襖袍馬蹄袖。咸與我朝制同。金史詳朝祭服而不詳常服。據此可以補之。上鈐凝華殿寶。承華爲太子所御正殿。世紀補文屢見。蔡正甫書謹而拙。

蓋其晚歲病風。不能自運。假手他人耳。宣統乙卯臘月。得於滬上。竊叟。

跋林文忠上先司空公書

右林文忠上先司空公書七紙。宣統辛亥。從里中常賣人家得之。所稱水師不必設。礮臺不必深。蓋皆琦氏之言。議論謬橫至此。而敢以上陳聖聽。非有主之者不至此。辛亥年硃筆罪狀穆相。所以言之猶有餘痛也。公初受事。已知入坎。既解職。益切憂。勞臣憂懷。字字丹赤。百代之下見此者。當無不服公先。抑先謙豈公所樂受哉。悲夫。

跋李成熙烟峯行旅圖

廣川畫跋題李成熙畫。語意殆謂王氏所藏爲摹本。而臨摹之美。可據以推度真蹟也。此幅余據宣和譜定爲烟峯行旅圖。元人摹本。假令香光見此。固當許我知言。

跋陸清獻公墨跡冊

予嘗親清獻公楷書千文於都門。序畫清肅。想見先生心靈趣尙。寶玩經時。顧不能終有也。今見此帖。乃有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之歎。人家子弟。出家塾而周旋世故。直是人禽關頭。書詞諄復周詳。長久之計。誘掖之序。去今二百年。指示告訴狀況。可意測也。芝楣尙書跋說咻字。於公言殆有深契者。三復太息。敬識簡末。時乙卯孟冬。

或咻以亡身。或咻以亡家。或咻以亡國。或咻以亡天下。陸張兩先生。竭畢生之力與咻爭。自康熙中葉以後。迄同治中興。上德下民。實受其福。世間何時復有斯人。悲哉。兩夜不寐。復起書此。

題圖

丙戌春。見此圖於越縉齋中。花影春窗。茶烟禪榻。平第丹青。摩挲移晷。時後四絕猶未題也。今歲蔡竇道兄出此索題。因話柳枝舊事。神光離舍。聽者移情。越縉韓左之言。良有切比。顧（下缺）

跋于公書卷

宣統庚戌。敬庵自山左歸。出此卷見示。于公不以文名。而此序語純而氣肅。有德者言。有本之文也。方于公在皖時。道揆未移。法守具在。政餘休息之暇。頗延接文儒賢俊。詆度行宜。而諸君子風義操持。各有樹立。以副于公期許。敬庵與馬君適伯其著者也。篇末述敬庵家庭訓語。所謂吾與汝能守先人之法。後來子孫則不可知云云。愀然恍然。凜若冰霜之被體。道德日衰。人倫將爲天下裂。夫所謂當世偉人者。豈僅潔身獨善。自完天職哉。于公得敬庵。（下缺）

人往風微。世興道喪。敬菴服官齊魯故邦。負人倫道德之資表。涉洙泗。攬龜蒙。循河齊以瞻泰山。攝齊而升堂。黜征而諮謀。退而誦于公之文。繹父兄之彝誥。以詔後生。以質於稷下之老師祭酒。（下缺）

海日樓書法答問

嘉興沈曾植子培

第一次答問

學顏者不參于褚、不靈。學古人者必求其淵源所自。乃有入處。（松生案。褚顏合則虛實相兼。融齋所謂力實而氣空者。于此可得其機杼也。然當善擇二家書而學之始得。）

劉文清出于董。何子貞從董破觚爲圓。削繁成簡語悟入。是張得天變相。亦董系也。完白行書。承其家學。從陳香泉來。亦間接受董影響。故董爲近代書學大宗。畫禪室隨筆。及倪家雜記筆法。爲書家之宗門武庫。藝舟雙楫。由二書而更上一層者也。

指腕兼用之妙。實董發其端。由南帖而入北碑。則陳香泉爲先覺者也。（松生案。窮巧在指。得體在腕。純指則文。純腕則質。古云使杜度運其指。伯英迴其腕。蓋八代正規。（至香光始反古復始耳。）

第二次答問

問、古人筆法相承之故。于何知之。

先看書苑菁華。從唐人議論研究則知古。從宋人議論研究則知今。以唐碑證唐人議論。以漢碑證漢人議論。筆法所由來。了然可觀。

問、米書是否從河南得力。

米老實出唐文皇。河南亦承文皇骨力之旨。（松生案。唐徐浩論書。謂楮得肉。歐得骨。以今考之。楮書自具二種。卽劉融齋所謂爲廣大教化主也。）

問、蘇書前人謂出王僧虔。然否。

觀唐末人寫經。可知蘇書之由來。其各種筆妙。則學識之不同也。蘇書非出僧虔。實與之暗合。（松生案。學識不同。是蘇之卓絕處。其工夫又足以發之。所以奴視米黃也。）

問、黃書是否從魯公得來。

黃書沿宋初周越二蘇來。悟于鶴銘。

問、蔡書從何人來。

蔡亦祖習西臺二蘇。遠接楊風子。上希魏晉。故書品在北宋最高。

問、安吳謂右軍外拓。大令中含。與米老所言孰優。

米老言其迹。安吳言其心。兩說相資。在學者之善悟。（松生案。古人狀書者云。離方遁圓。安吳米老皆據一已所得而言。今人相矜以方筆圓筆。皆未嘗知相離遁之說也。）

問、米書驟觀。覺其縱逸。細驗之則筆筆回顧中心。何也。

說采書不爲無見。却須知與古異處。

第三次答問

問、唐人懸臂書者衆否。

唐人能運臂。而不以懸臂名者甚多。所講求皆有（原文有闕）皆在筆法字勢耳。顧素草非懸臂不辦。未嘗以懸臂自矜也。惟張從申有運臂之迹。不爲當時所重。（松生案。大抵縱逸之書皆懸臂。觀諸摩崖之迹可見。亦天然也。多見學者凡作書皆喜手腕高懸。所謂以牛迹內大海中又爭得。）

問、以冥想古人意象。以臨寫求古人筆法。然終蔽者。何也。

此事總須有悟境。悟境或遲或速不可知。要在求之疊疊不已。吾子書學優於書才。書學一年當有悟境。書法有成。當在三年以外。中間須經過幾多甘苦在。

問、華亭枝山。當時並驅。安吳服膺華亭。最爲確論。究竟華亭自何人得筆。

華亭冥悟筆法。不言得自何人。能自立宗。枝山未脫趙系也。近代論書。大都祖習華亭。

問、完白安吳。篆隸行草。從何人得來。安吳筆力似較弱。

完白行草家法。來自陳香泉。其得力在篆筆雄健洞達。安吳筆本弱。純以草法爲運用。

問、襄陽謂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其論當否。

襄陽抵北宋西臺君諱之局。一筆書指諸公。蓋自翫八面鋒也。此老狂言。如謂顏魯公筆頭蒸餅大。豈可執著。

辛酉九月十七日答松生問

問、前人論書。皆忌平直。謂如算子。近人論書。皆言平直。卽劉融齋亦謂古人橫成橫。豎成豎何也。橫平豎直。習書定則。有橫直而無筆勢運之。則書家所忌耳。經生寫經。三館應奉。精則精矣。如行款工而書勢泯絕。何所以有算子之譬。右軍黃庭曹娥畫贊。何嘗不用當時寫經行款。而驚鴻舞鶴。天際翱翔。筆勢洞精。又何嘗不橫是橫。豎成豎乎。若行草破觚爲圓。削繁成簡。正別有不橫不直。以成橫直。以運橫直者。此其淵源甚遠。蔡邕篆勢。衛恆隸勢。熟讀精思。自當有悟入處。悟後則周金漢石。一可與羲獻顛素草作證。有大志願。得大自在。正恐前賢畏後生耳。（松生案。六代但述書勢。唐人始言筆法。此一大關捩。學書者所當知也。橫平豎直。在今日已爲家家靈蛇之珠。隋和之壁。不知似是而實非也。金針度世。要別有在。知此則知上至崔蔡。下迄董劉。自有別腸。非吠聲逐塊可得而知也。）

問、盧肇謂永字八法乃點畫耳。是此尙未盡書之要矣。

永字八法。止是閩閩書師與隅之例。安吳鑿之使深。遂成一家之旨。彼備書餽口者豈能。（松生案。八

法疑即古之八分。觀玉情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此言極可玩味。大抵楷隸初起。簡寬就事。宜無波發之分。斯藝既興。制用始精而有側掠之異。質文遞變。古質今妍。固其然也。其下云字方八分。安吳又以八爲背爲八分。則皆陋說。未觀厥由在波發也。）

問、書分中含外拓。上源篆隸。然否。

中含本篆。外拓本分。舊說也。鄧氏以拓入篆。謂之神識。伊氏以含入分。謂之靜若。勢隨筆。體自意。造物之變也。何常之有。（松生案。或以拓入篆。或以含入分。皆泯規矩之方圓。遺鈞繩之曲直。有迹象可誦者也。）

問、東觀餘論謂草書有波磔者乃是章草。非此但謂今草。然否。此必辨隸帖真偽如何。

黃論開帖。其確有據依。非僅精識。以波磔別章草。可謂得立論之源。漢晉以下。波磔漸少。或非天然。或澆漓墮簡。所以可貴。（松生案。有皮磔爲章草。以隸草作楷法。二者體例。于斯可知。然後世摹傳溫翁單溪之流。章草八分。皆不入古。抑又何也。）

問、筆貴饒左。何也。崔子玉謂抑左揚右。望之若鼓者。即今之所謂側耶。隱居近左虛右。何謂近。

答在抑揚。在八分痕跡顯然。隸破篆而爲觚。饒左者天然之然。非有意爲之也。以王基斷碑校鍾書。會通斯在。攝之抑揚攝分畫。陶之近虛攝令隸。

問、筆陣則執筆。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去三寸一分。安吳謂執筆欲近。陳簡齋謂近則不能提頓。究竟高下行草之間。是有不同否。

專意提頓者。不妨稍高。專意橫直者。略低爲是。其實運轉非高勢不生。靈指腕太高。勢亦不生也。（松生案。東坡云。執筆無定方。此千古通論也。又云。要使虛而寬。此則自道所得而已。不知此說之精審也。）

問、字一寸。蹲七釐。提五釐。捺九釐。盡一分清勁減三。此法何人書易求之。此亦書師口訣。太抵據顏柳言。

問、夫用側筆則病鋒在于陽。毫在于陰。欲免此病。當如何行之。黃小仲始良終乾。乃左右牝牡相得。解之殊難。

側筆之妙。在陰陽不離乎中。始良終乾。不解無礙。（松生案。陰陽不離乎中。是六代相傳之祕。後人未易知也。）

問、吳函子非用筆尖直下。粗言平鋪。平鋪獨書之要妙。若遂以筆尖直下爲非。或有不盡者乎。筆直下而發平鋪。是生神力。完白後無第二人。問、僕伯言逆入平出。何古人獨多反收者。

反收者、平出之迹也。

問、書訣謂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形勢遞相掩帶。所謂裹筆。豈卽此耶。

以覆下承上釋裹筆。亦一新意。可適用於變化時。

問、右軍謂作點須懸手爲之。卽懸臂否。

懸腕手亦懸。何必定懸臂。

乙庵先生博學多識。爲近代大儒。晚歲在滬書。南海康氏推爲海內第一。予從兄松生。曾從問書法。因舉先生條答。錄而傳之。想亦游心藝苑者所樂聞也。甲申春仲。龍沐助識於金陵寓宅。

忍寒漫錄

籀公

檢行篋得沈乙庵先生致朱彊邨先生二札。特錄存之。其一云。古微仁兄大人閣下。治城分道。瞬已逾年。冬月明聖泛舟。雲山韶濩。頗有領會。惜不得與公偕行共證也。獻歲以來。伏惟起居集福。坡詞校例精詳。恐當爲七百年來第一善本。願記數語。發揮此意。機緒尙未湊泊也。杭游得詩十餘首。錄奉教覽。以當晤談。頗有鄧尉探梅之意。天氣稍和。卽當買棹。但須公作導師耳。甚望覆我數字。此請道安。植。初九日。其二云。古微仁兄大人閣下。治城分手。條已五旬。歸禾後埋首書叢。幾及一月。卷帙始稍歸次第。而詞律未帙迄未檢得。感夫人楚歌聲節。尙在夢夢也。硯傳大屋。未曾忘懷。茲請李景虞君往前一看。景虞爲橋農廉訪詰嗣。公在都當曾見過。乞飭紀嚮導爲盼。鄉閭凋敝。月異歲殊。而農民疾苦眞形。轉掩於斷爛名詞之下。法政學者主持加稅。心理更熱於農曹。此事隱憂。殊難意量。憲法不保治安。岷庶安所托命乎。日內擬至杭一轉。近有新製。乞示一二。以警蓬心。卽請箸安不具。植。冬月初五日。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任便
- 六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零售每册十五元)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		南洋歐美
	本	本	
半年六册	九十元	二百元	三百元

同聲月刊 第三卷 第十一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發行所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南京朱雀路滋貴井十四號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作者 書社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廣告刊例

等次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封面裏及底封面	五百元	二百五十元	一百廿元
優等	正文前	四百元	二百元	一百元
頭等	正文後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八十元

中央儲備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二五八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五八

上海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分行 電話

七四六六三 七四六六四 七四六六五 七四六六六

(轉接各部)

△本行特權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二、經理國庫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二、代理全國銀行準備金之收付

三、代理地方公庫之收付

四、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利息

五、代理重現及承兌票國內匯票及期票之重現

六、代理國內外支付之匯票

七、買賣國內外股實銀行

九、之即期匯票支票

十、買賣國庫券及外國貨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

十四、之放款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常熟辦事處 行址：老縣場
 無錫辦事處 行址：北門大街
 南通辦事處 行址：西大街
 揚州辦事處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